



搭车游戏

（捷）米兰·昆德拉 著　窦玉靖 绘

现代爱情的场论——
在荒诞的游戏里
本真的自己
倾听着
玩偶的哭泣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主　　编：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责　　编：李　路
封面设计：新悦翔设计公司 TEL:62343893



搭车游戏——姑娘和男朋友一同开车去休假，在加油站泊车时，姑娘思考到灵与肉的问题，为自己的害羞而忧虑，转而爱慕另外女人的轻佻放荡，特别是公路上搭车的年轻女郎和司机那样一来一往的勾引游戏。姑娘再度上车时便以一个陌生女郎的口吻和男朋友说话，男朋友也慢慢转入一种鲁莽粗野的方式，两人新的自我终于迷失在这场模仿搭车的游戏里。

让地——他35岁，在街上遇到了50岁的她，回忆了15年前一次肉体的邂逅，后来她嫁给了比她大19岁的他，生下了儿子，10年前丈夫去世，于是每年她都到丈夫的墓前来看望。这次他与她又一次邂逅，唤醒了过去的情欲。

爱德华和上帝——爱德华是捷克小镇的一位教师，他的校长捷哈切科瓦正是当年造成他哥哥下放农村的女同学。爱德华追求的漂亮少女艾莉斯因迷信上帝而保守贞洁，爱德华为讨好她假装更加虔诚地相信上帝，被女校长在教堂里发现并找他谈话。最后这两个女人都爱上了他，可是他却掉进了自己设置的陷阱——没有本质的空虚之中。



ISBN 7-80201-143-4/G・088
定价：160.00元（共10册）
本册定价：16.00元



经典爱情读本

搭车游戏



主　编——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著　者——（捷）米兰·昆德拉
译　文——高兴
绘　图——窦玉靖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搭车游戏 /（捷）昆德拉（kundera.m.）著；高兴译.—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4
（经典爱情读本）
ISBN 7-80201-143-4

I.搭… Ⅱ.①昆…②高… Ⅲ.中篇小说—捷国—现代 Ⅳ.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4411 号

搭车游戏
经典爱情读本
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154 号　100009）
电话：84026171
山东鸿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5.5
ISBN7 — 80201 — 143 — 4/G · 088
定价：160.00 元（全 10 册）本册　　定价：16.00 元



画家简介

窦玉靖

(1973.12——？)

1996～1998 河南安阳师范学院（美术系）

1999～2000 广州一如广告公司（设计师）

安阳黑马广告公司（设计师）

2000～2003《监督与选择》杂志社（美编）

2004～2005 返自然

搭车游戏

一

油量表上的指针突然向警戒线倾斜。双座运动车的年轻驾驶员断言这辆车的吞油量简直要教人发疯了。“咱们可别又把汽车油用光了，”坐在他身旁的姑娘(年约22岁)不满意地说。她提醒这个年轻人类似情况已在好几处发生过了。小伙子回答说他并不担心，因为和她在一起不管经历什么对他来说都具有冒险的魅力。姑娘可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每次在公路上用完了油，她说，都只是她单方面的冒险。小伙子总是藏了起来，而她却不得不利用自己的魅力竖起拇指搭上一趟车①，到就近的加油站灌汽油。然后又竖起拇指搭上另一趟车背着一桶油赶回来。小伙子问姑娘那些让她搭车的司机是否有些令人不快，因为听她的口气好像她的差使一直是一种苦难似的。她回答说(用一种笨拙的轻佻口吻)有时他们非常令人愉快，只不过这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好处，因为她让那么一桶汽油累赘着，而且往往还没等有什么举动，就不得不离开

① 在西方国家，人们要求搭车时，一般都竖起拇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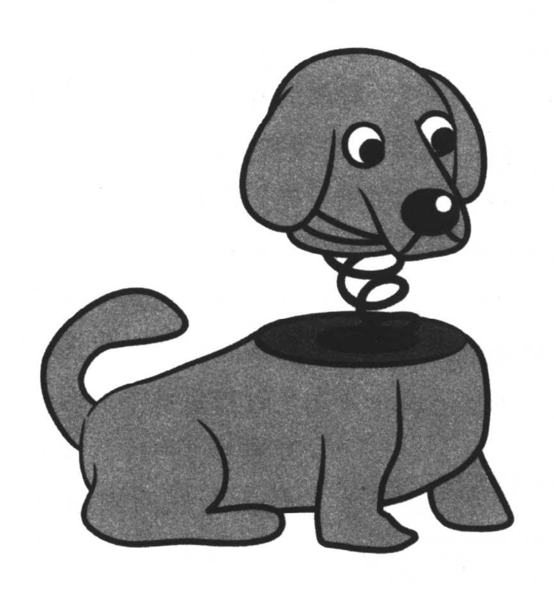


他们了。“猪猡，”小伙子骂了一声。姑娘立即抗议说她不是猪，而他才是名副其实：天晓得他单独驾车行驶时有多少姑娘在公路上截过他！小伙子一边开车，一边搂住姑娘的肩膀，轻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他清楚地知道她爱他，正因如此她才那么容易吃醋。嫉妒虽不是令人愉快的品质，但是倘若不太过分(并且和谦逊结合在一起)，那么，尽管它教人感到别扭，却也有其动人之处。至少小伙子是这么想的。他年仅28岁，却觉得自己已相当老练，完全了解一个男人所能了解的有关女人的一切。在他身旁的这位姑娘的身上，他所看重的恰恰是他在一般女人身上最难找到的品质：纯洁。

当他看见右边有块路标指明距前方加油站还有四分之一英里时，油量表上的指针已移到警戒线上。姑娘还没来得及说出她感到如释重负一样，小伙子已打出左转信号，汽车驶入加油泵前的空地。可是，他不得不将车停在离油泵稍远的地方，因为油泵旁停着一辆运油大卡车，车上载着一只庞大的金属罐和一根粗笨的导管，它正在给油泵灌油哩。“我们只好等着了，”小伙子对姑娘说道，然后钻出汽车。“需要多长时间？”他朝身着工装裤的男人喊道。“一会儿就得，”那位工作人员回答。“这话我早就听过，”小伙子说。他想回到车上，但看见姑娘已从另一面跨了出来。



“我想借此机会溜达溜达，”她说。“去哪儿?”小伙子故意刨根问底，想看看姑娘的窘态。他认识她已足足一年，可她仍会在他面前害羞。他喜欢看见她害羞。一则因为这种时刻使她有别于他以前遇到过的那些女人，另外也因为他深知宇宙万物稍纵即逝，因此在他看来自己女友的羞怯也就十分珍贵。





二

姑娘实在不愿意在旅途中(小伙子开车常常一连几个小时不停息)出于无奈而要求他在靠近树丛的某个地方暂时停一会儿。当小伙子故作惊讶地询问为何要停时，她便会生气。她很清楚自己的羞怯既滑稽可笑又不合时宜。上班时她多次注意到人们因此而笑话她，故意用话语刺激她。她总是在还未搞清楚自己怎么会害羞时就已经害羞了。她常常渴望泰然自若地、大大方方地看待自己的身体，就像她周围大多数妇女那样。她甚至编出了一套特殊的自我劝导课程：反反复复地告诉自己每个人出生时都是从千百万可用肉体中得到了一个，正如在一座硕大无朋的旅馆里从上百万间客房中分到了一间一样。因而，肉体完全是偶然的、非个人的，它只是一个现成的借用之物。她以不同的方式用这些话反复告诫自己，然而却从未奏效。这





种灵与肉的二元论同她格格不入，她太注重自己的肉体了。这便是她常常为自己的肉体而感到忧虑的缘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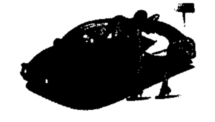
即便是同这个小伙子相处，她也常有同样的忧虑。她与小伙子相识已一年，和他在一起，她深感幸福，也许正是因为他从不把她的肉体和她的灵魂分割开来，这样她便可以完整地和他生活在一起。这种灵与肉的一体性给她带来幸福感，然而也恰恰在这幸福感的背后潜隐着猜疑。姑娘的心里就充满了猜疑。例如，她常会突然想到别的女人(那些从不忧虑的女人)更具有吸引力和诱惑力。小伙子非常熟悉这类女人，对此他毫不隐瞒。姑娘担心他总有一天会为这样一个女人而离开她。(不错，小伙子曾声称他遇到的这类女人已够他一辈子受的了，可姑娘明白他实际上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年轻得多。)她希望小伙子完全属于她，她也完全属于小伙子。然而她常常觉得自己越是想献给他一切，就越是要对他有所拒绝：即一般轻浮、浅薄的恋爱或调情所轻易给人的东西。令她烦恼的是她无法将轻松愉快和严肃端庄有机地结合起来。

可此时此刻她毫不担忧，心中也丝毫没有类似的想法。她感觉良好。这是他们度假的第一天(她一年来梦寐以求的为期两周的度假)。天空一片蔚蓝(整整一年她都在担心天空会不会真正蔚蓝)，而他就在自己



身旁。听到这句“去哪儿”，姑娘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她没有作声，离开了汽车，向加油站走去。加油站孤零零地建在公路旁边，周围都是农田。约一百码开外(同他们旅行的方向一致)，有一片树林。姑娘朝那里走去，隐身在一丛小灌木的后面，感到心情十分欢愉。(孤寂时，她所爱的男人的出现会使她极为喜悦。但是倘若他总是与她形影不离，这种喜悦便会不断地消失。惟有她孤身独处时，她才能紧紧把握住这种喜悦。)

当她从树林中出来返回公路时，加油站已清晰可见。载汽油的大卡车已经开始驶出，他们的那辆小汽车正向油泵的红色角塔移动。姑娘沿着公路朝前面走去，不时地回头看看他们的车是否在驶来。最后小汽车终于进入了她的视线。她停下步子，开始朝它挥手，就像一名要求搭车的女子向一位陌生人的汽车挥手那样。运动车放慢速度，紧挨着姑娘停下了。小伙子朝车窗侧过身子，摇下窗玻璃，微笑着问道：“你去哪儿，小姐?”“你去比斯特里察吗?”姑娘轻佻地朝他微笑。“是的，请上车吧!”小伙子说着打开了车门。姑娘一上车，马达便启动了。



三

每当看到姑娘心情愉快，小伙子总是很高兴。因为这种情况实属难得。姑娘的工作相当劳累，工作环境也不尽人意，经常加班加点，却得不到应有的补休。家中又有一位体弱多病的母亲。因而她经常感到疲惫不堪。她既没有特别坚强的神经又缺乏特别坚定的自信，动辄就会陷于忧虑和恐惧状态。正因如此，只要姑娘面露喜色，小伙子都会以父亲般温柔的关切表示欢迎。他朝她笑了笑，说：“今天真走运。我开车五年了，还从未遇到过这么漂亮的搭车姑娘。”

姑娘对小伙子的恭维星星点点都很感激。她希望在这种温情中多流连一会儿，因此说道：“你非常擅长撒谎。”

“我看上去像个撒谎的人吗?”

“你看上去很喜欢对女人撒谎，”姑娘说。

她的话语中不知不觉又冒出了一点儿她惯有的忧虑，因为她确实相信自己的男友是喜欢对女人撒谎的。

姑娘的嫉妒常常使小伙子感到恼怒。但这一次他



却全然不当回事儿，因为毕竟她这话不是针对他，而是对那位陌生司机的话。因此他只漫不经心地问道：“你在意吗?”

“如果我与你同行，那么我当然在意罗，”姑娘回敬道。她的话语中隐含着一种传达给小伙子的微妙的指示性的信息。可她接下去的后半句却仅仅是针对陌生司机的：“但我与你素不相识，所以我并不在意。”

“自己男人的事总是比陌生人的事更容易使一个女人操心(这是小伙子此时传达给姑娘的微妙的、指示性的信息)。鉴于我们俩素不相识，我们在一起准能处得挺不错。”

姑娘故意不想领会小伙子话中的弦外之音，她下面这句是专门说给陌生司机听的：

“既然我们一会儿就要分道扬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小伙子问。

“咳，我一到比斯特里察就下车。”

“那么倘若我与你一起下车又会怎么样呢?”

听他这么说，姑娘抬头瞅了小伙子一眼，发现他看上去正是她在最为痛苦的嫉妒时刻所想象的那个样。小伙子对她(一个素不相识的搭车姑娘)的奉承和调情以及他的潇洒程度使姑娘感到十分惊恐。她于是故意以作对的挑衅口吻回敬道：“我倒想知道你将如



何对待我?”

“我不用多费脑筋就知道如何对待这么一位漂亮女人，”小伙子献殷勤地说。现在他这话更多是讲给自己的女友听的，而不是讲给那个搭车姑娘听的。

然而这句奉承话却使姑娘觉得她仿佛当场捉住了他的什么把柄，仿佛她玩了一个花招骗到了他的自供状。一种对小伙子的强烈憎恨突然在她心中闪现：“你是否有点过于自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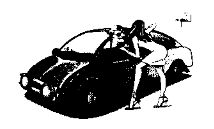
小伙子看了看姑娘。他觉得她那张充满敌意的脸完全扭曲了。他为她感到难过，渴望重新见到她平日



的惯常表情(他一直称之为孩子气的纯朴表情)。他把身子靠过去，搂住她的肩膀，温柔地喊着她的名字，这是他平日和她说话时称呼她的名字，想借此结束这场游戏。

可是姑娘挣脱开来，说道："你未免太性急点儿了吧!"

碰了这么个钉子，小伙子说了声："对不起，小姐。"然后他不再言语，默默地望着公路的前方。



四

然而，姑娘那可怜的嫉妒来得快，去得也快。毕竟她是个明白人，完全懂得这仅仅是一场游戏。这会儿想到出于一时嫉妒竟愤然拒绝了自己的恋人，她甚至感到有点滑稽可笑。如果被他发现是什么促使她这个样，对她来说肯定不是件愉快的事。幸而女人具有一种神奇的禀赋，能在事后改变自己行为的含义。凭着这一禀赋，她决定表示自己并非出于愤怒而是为了把这搭车游戏玩下去才拒绝他的。在度假的第一天玩这荒诞可笑的搭车游戏再合适不过了。

于是她重又扮演起搭车姑娘来。这位搭车姑娘刚才断然拒绝了过于大胆的年轻司机，但那仅仅是为了让他得手慢一些，以便更富刺激性。她朝小伙子半侧过身子，用爱怜的口吻说：

“我并没有冒犯你的意思，先生!”

“对不起，我不会再碰你了，”小伙子说。

他希望姑娘停止游戏，恢复自我。可姑娘不愿听从，断然拒绝。对此他十分恼火。既然姑娘执意要继续扮演自己的角色，他也就将怒火转向了这个陌生的



搭车姑娘。忽然间，他猛地发现了自己这个角色的性格：他不再说那些献殷勤的话了，原先他是想以此来婉转地奉承姑娘的。他开始扮演一个莽汉的角色，摆出一副男性的粗暴面孔来对待女人：专横独断、讽刺挖苦、自以为是。

这个角色使小伙子一反平日对姑娘温柔体贴的常态。不错，在与她相识之前，他对待女人确实是粗鲁多于温柔。但还不至于像没有心肝的粗暴之徒那样，因为他从来都是既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意志坚强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冷酷无情。然而，虽说他生来不是这种人，但内心却曾向往过当那么一回。当然罗，这仅仅是一种颇为天真的愿望，可它确实存在过。孩童般幼稚的愿望往往在经历了成年思维的各种考验之后，到了成熟的老年还依然存在。现在这一天真的愿望立即不失时机地在小伙子所扮演的角色中体现出来了。

小伙子带有嘲讽色彩的缄默很合姑娘的心意——这使她从自我中解放了出来，因为她本人可



以说是嫉妒的化身。一旦那个过于殷勤、巧于诱惑的青年从自己身旁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张不可接近的、冷冰冰的面孔，姑娘的嫉妒心也就随之消退了。这样她便可以忘却自我，完全进入角色。

角色?什么样的角色?那是个从庸俗文学作品中读到的角色，搭车姑娘拦截汽车并非真正为了搭车，而是想借此引诱开车的男子。她称得上是一位手腕高明的诱惑者，非常熟谙如何灵巧地施展自己的魅力。姑娘不知不觉进入了这个愚蠢、浪漫的角色，演得如此轻松自如，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简直着了迷了。



五

小伙子的生活中最最缺乏的便是轻松愉快。他的主要生活道路被规划得一板一眼，丝毫不得有所偏离。他的工作不只是一天八小时，八小时之外的时间还要被各种各样索然无味的强制性的大小会议和业余学习所侵占。甚至连他那少得可怜的私生活时间也逃脱不了无以数计的男女同事的注意。私生活从来不是个人秘密，有时甚至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闲的话题，被公开地讨论。就连为期两周的休假也未能给予他一种自由感和冒险感。刻板的规划像灰色的阴影一样也投到了这里。在我国，夏季旅游膳宿供应紧张，这迫使他在六个月之前就得预订塔特拉山上的旅馆房间。而预订房间需要本单位的介绍信，这样一来他便一刻也没能避开单位那个无所不在的大脑的监视。

对于这一切他早已习以为常。然而与此同时，一览无余的生活道路引起的可怕念头不时地袭上心头——在这条生活道路上他总是被人跟踪，总是暴露在每个人的眼睛面前，无法躲避。此刻这一念头重又出现了。通过这一奇特的突如其来的联想，他那条象征性



的生活道路竟与眼前他正驾车行驶的公路合为一体了——这导致他突然决定采取一个疯狂的行动。

“你刚才说想去哪儿?”他问姑娘。

“去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她答道。

“在那里你有何贵干?”

“我有个约会。”

“同谁?”

“同某位绅士。”

小汽车正好开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年轻的司机放慢车速,以便看清路标,然后向右拐去。

“如果你不能如期赴约,又将怎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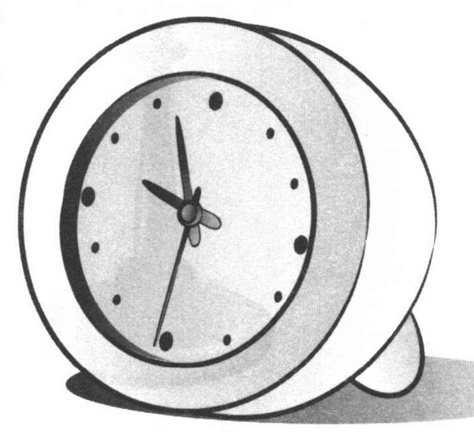
“那将是你的过错,你就得把我照顾好。”

“显然你没有注意到,我已拐向新扎姆基了。”

“真的?你疯了!”

“别害怕,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小伙子说。

他们就这样一边开车一边说着话——素不相识的司机和搭车姑娘。



搭车游戏一下子加快了一档。小汽车不仅



偏离了幻想中的目标：班斯卡一比斯特里察，而且也偏离了他们早晨驰向的真正目标：塔特拉山和那间预订的房间。虚构的故事向真实生活发动了突然袭击。小伙子不仅在离开自我，而且也在离开那条丝毫不容偏离的笔直道路。迄今为止他一刻也不曾偏离过它。

“可你自己说要去塔特拉山的!”姑娘感到意外。

“小姐，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是个自由人，我做我想做和喜欢做的事情。”





六

他们抵达新扎姆基时，夜幕已经降临。

小伙子以前从未来过此地，因此费了一些功夫来辨认方向。他好几次停下车，向过路人打听去旅馆的方向。由于好几条街都在修路，因此，尽管旅馆相当近(如那些过路人一致断言的那样)，他们却不得不绕了许多弯路，兜了一阵圈子，差不多花费了一刻钟才最后把车子停在旅馆门前。旅馆看上去不怎么讨人喜欢，可全城独此一家，再说小伙子也实在不愿意继续往前开了，因此他对姑娘说了声“请在此稍候”，就下了车。

一下车，他当然又成了他自己。发现晚上到了与既定目标截然不同的地方，他感到忐忑不安——由于没有人强迫他这么做而事实上他也并不真正想这么做，他的不安感就更为加剧了。他责备自己干了这样的愚蠢事。但过了一会儿也就随遇而安了，塔特拉山的房间可以等到明天去住嘛，况且以某种意外方式来庆祝他们第一天的假期也毫无害处。

他穿过嘈杂、拥挤、烟雾腾腾的餐厅寻找总服务



台，人家告诉他那是在门厅背后靠近楼梯口的地方。总服务台的玻璃挡板后面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金发女人。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拿到了惟一的一间空房的钥匙。

剩下姑娘独自一人　，她也把自己扮演的角色撂到了一边。不过，她没有因为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城市而恼火。她对小伙子全心全意，从不怀疑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信赖地将自己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托付给他。与此同时，她的脑海里重又闪出了这样的念头：也许——正如她现在这样——别的女人也在车中等过他，他在出差时遇见的女人。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念头此刻并没有给她带来丝毫不安。事实上，她想到这有多么美妙，今天她竟然就是这么个女人，这么个不负责任、粗俗不堪的女人，她一直百般嫉妒的这类女人之一，她的脸上不由露出了微笑。她似乎觉得自己正在将她们一一排挤掉，似乎她已学会如何使用她们的武器，已懂得如何给予小伙子迄今为止她尚不懂得如何给予的东西：轻佻、放荡、不知羞耻。她心中洋溢着一种奇特的满足感，因为惟有她能够集各类女人于一身，这样(惟有她)才能够完全吸引住自己的恋人，牢牢地抓住他的兴趣。

小伙子打开车门，领着姑娘来到了餐厅。在一片喧闹、肮脏和烟雾中，他在角落里找到了惟一的一张无人占用的桌子。



小卖部
XIAOMAIBU
垃圾箱
垃圾箱



七

“那么你现在打算如何照顾我?”姑娘挑衅地问道。

“你想喝点什么开胃酒?”

姑娘并不太喜欢含有酒精的饮料，不过她能喝一点葡萄酒，对苦艾酒则相当喜欢。然而这会儿她却故意说道：“伏特加。”

“很好，”小伙子说，“希望你别被我灌醉了。”

“如果我被灌醉呢?”姑娘发问。

小伙子没有回答。他叫来服务员，要了两杯伏特加和两份牛排。不一会儿功夫，服务员便端来了放有两小杯酒的托盘，搁在了他们面前。

小伙子举起酒杯：“为你干杯!”

“你就不能想出风趣一些的祝酒词吗?”

姑娘的游戏已开始令他有点恼怒。此刻，与她相对而坐时，他意识到并不只是言语使她变成了一个陌生人，而是她整个儿都变了，她身体的一举一动，她的面部表情统统都变了，她竟然令人讨厌地、不折不扣地变成了他极为熟悉的使他反感的那种女人。

于是(手举着酒杯)他纠正了自己的祝词：“好吧，



那么，不为你干杯，而是为你们这类人干杯。在你们这类人身上动物的优点与人类的缺点多么出色地结合在一起。”

“‘这类人’，你是指所有女人吗?”姑娘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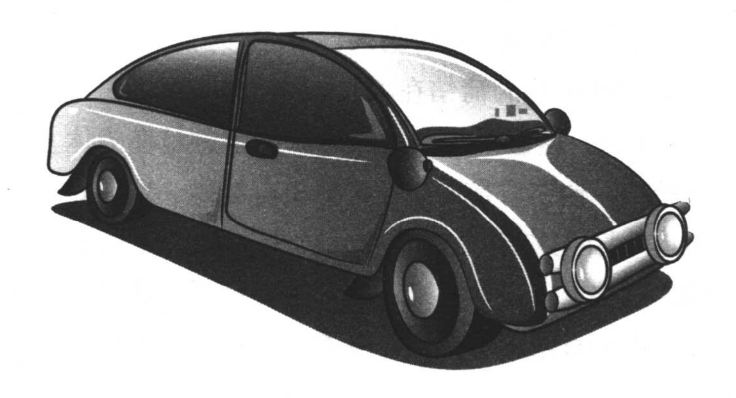
“不。我只指像你这样的女人。”

“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将女人与动物相提并论总不显得很聪明。”

“好吧，”小伙子依然高举着酒杯，“那么，我不为你们这类人干杯，而是为你的灵魂干杯。同意吗?为你那一旦从头部下沉到腹部便发光，一旦从腹部回到头部就熄灭的灵魂干杯。”

姑娘举起了酒杯，“好吧，那就为我沉到腹部的灵魂而干杯。”

“我要再一次纠正自己。”小伙子说，“为你的腹部，灵魂沉居其中的腹部干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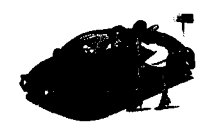




"为我的腹部干杯，"姑娘说道。她的腹部(此刻被他们特别点出的她的腹部)似乎对此有所响应。她分毫不差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

这时服务员端来了牛排。小伙子又要了两杯伏特加和一些苏打水(这次他们为姑娘的乳房干杯)。他们之间的对话就以这种奇异的、轻薄的语调继续着。看到自己的女友如此娴熟地变成了一个淫荡女人，小伙子心里越来越恼怒。既然她能做得如此熟练，他想，这就意味着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女人。说到底，毕竟不是什么太空飞来的陌生灵魂附在了她的身上，她现在表演的正是她自己。也许，这是她以前囚禁着的那部分，此刻借口搭车游戏释放出来了。也许，姑娘认为可以借助于搭车游戏而同自我彻底决裂。但能否反过来认为呢?难道不会是惟有通过游戏才显现了真正的她?难道她不是通过游戏在释放她自己?是的，坐在他对面的并不是一个以他的女友为化身的陌生女子。她正是他的女友，不是别人，正是她本人。他望着她，感到一种厌恶的情绪在增长。

然而，这还不仅仅是厌恶。姑娘愈是在肉体上对他矜持，他便愈是渴望在肉体上占有她。现在她灵魂中这个陌生的成分使她的肉体更加引人注目了。是的，事实上，在他看来，她的肉体似乎变成了一个迄今为止一直隐藏于同情、温柔、关切、爱怜和激情的



云雾之中的肉体；似乎她的肉体迷失在这些云雾之中了(不错，似乎这个肉体迷失了)。小伙子似乎觉得今天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女友的肉体。

喝完三杯伏特加和苏打水后。姑娘站起身来，轻佻地说：“对不起!”

小伙子问道：“可以问一下你去哪儿吗，小姐?”

“去撒尿，如果你允许的话。”姑娘说罢便穿过餐桌朝后面漂亮的屏风走去。



八

他还从未听她说出过这样的字眼。尽管这个字眼本身无可指责。见到他大吃一惊的样子，姑娘感到很得意。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对这个字眼轻浮的强调更能表现她正在扮演的那种女人的性格了。是的，她得意洋洋，情绪处于最佳状态。搭车游戏令她着迷。使她得以感受到她至今从未感受到的东西：一种满不在乎的放荡不羁。

平时她总是预先对自己的每一步骤都感到不安，此刻她忽然感到自己完全放松了。她刚刚投入的这种陌生的生活是一种没有羞耻、没有个人规范、没有过去和未来、没有义务的生活，是一种极为自由的生活。作为一名搭车姑娘她可以做任何事，对于她来说，一切事情都是允许的。她完全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感所欲感。

她穿过餐厅，意识到各个桌子上的人都在不约而同地望着她。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感觉：她的身体所导致的猥亵的欢乐。至今她还未能摆脱自己心中的14岁少女的感觉：为自己的乳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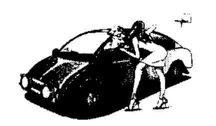


害臊，觉得它们在胸前隆起，被人看见是不体面的，使她烦恼。虽然她为自己有俊美的容貌和苗条的身材自豪，这种自豪感也总是马上被羞耻冲淡了。她曾正确地猜测到女性美是由性挑逗唤起的，但对此她感到厌恶。她渴望自己的身体仅仅展示给自己所爱的男人。当男人们在大街上盯视她的乳房时，她似乎觉得他们正在侵犯她那只属于她自己和她的恋人的最隐秘的天地。然而，现在她是一个搭便车的姑娘，一个不受命运支配的女人。在这一角色中她摆脱了爱情的温柔束缚，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肉体的存在。她的肉体愈是觉醒，注视它的那些眼睛就愈显得异样。



当她穿过最后一张桌子时，一个醉汉想要炫耀一下自己多么老于世故，他用法语和她搭讪："Combien，mademoiselle?"[1]姑娘明白他说的法语，她高高挺起乳房，充分意识到了自己臀部的每一个摆动，然后消失在屏风后面。

① 法语，意为：要多少钱，小姐？



九

这是一场奇特的游戏。其奇特之处体现在这样一点上：扮演陌生司机的小伙子虽然也演得相当出色，却无时无刻不在搭车姑娘这一角色中看到自己女友的形象。恰恰是这件事折磨着他。他眼睁睁地看着女友在勾引一个陌生男子，自己却还享受着那种苦涩的权利得以亲临现场，同她近在咫尺，目睹她的神态，听到她欺骗他(过去她欺骗了他，将来还会欺骗他)的每一句话。与此同时，他还有这一荒谬的荣幸：成为她不忠的借口。

更为糟糕的是与其说他爱她，不如说他崇拜她。他一直觉得她的内在性格惟有在忠诚与纯洁的界限内才是真实的。一旦逾越这个界限，这种内在性格就消失了。超出这个界限，她就不再是她，一如水超过沸点不再是水。此刻，当他看到她以一种若无其事的优雅神态逾越了这一可怕的分界线，他的胸中充满了愤怒。

姑娘走出盥洗室回到桌旁，埋怨道："那边有个家伙问我："Combien，mademoiselle?"



“你不必大惊小怪，”小伙子说，“毕竟，你看上去像个妓女。”

“你可知道我对此丝毫不在乎？”

“那么你就该跟那位绅士走！”

“可我还有你哩。”

“同我分手后，你可以跟他走。去跟他风流风流。”

“我并不觉得他怎么迷人。”



“可原则上你对一晚上拥有几个男人毫无反对之意。”

“如果他们长得挺帅，为什么要反对呢?”

“你是一个接一个循序而进呢，还是同一时间拥有他们? ”

“两者皆可,”姑娘回答。

他们的对话朝着越来越粗鲁的极端在进行。这使姑娘微微感到吃惊，但她无法表示反对。即便是游戏也隐含着一定的约束。对于游戏的参加者来说，游戏



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圈套。倘若这并非一场游戏，倘若他们果真素不相识，那么搭车姑娘早就可以拂袖离去了。然而要想从游戏中逃脱却不可能。球队在比赛结束之前不能逃离赛场，棋子不能擅离棋盘：赛场的界线一经确定便无法更改。姑娘清楚地知道不管游戏将采取什么形式进行，她都不得不接受，因为这是一场游戏。她懂得游戏越是走向极端，就越是游戏，自己也越是应当顺从地玩下去。此时若想唤醒理性，提醒迷失了的神智必须同游戏保持一定距离、不可认真，那是枉费心机。正因为这仅仅是一场游戏，她的心里才毫无畏惧，毫不反对，而且上了瘾似的越陷越深。

小伙子叫来服务员，付了款。然后他站起身来，对姑娘说："我们走吧。"

"去哪儿?"姑娘故作惊讶。

"什么也别问，跟我走就是了。"

"你这是用什么口吻在同我说话?"

"用对待妓女的口吻，"小伙子说。



十

他们走上照明极差的楼梯。通向二楼的楼梯口，一群醉汉正聚集在厕所旁。小伙子伸出一条胳膊从背后搂住姑娘，手按在她的乳房上。厕所旁的醉汉们见此情景哗叫起来。姑娘想挣脱，可小伙子大声吼道："不许动!"醉汉们七嘴八舌地开着下流的玩笑表示赞赏，还冲着姑娘讲了一些脏话。小伙子和姑娘来到二楼。他打开房门，拉亮电灯。

这是间狭窄的房间，有两张床、一张小桌、一把椅子和一个脸盆。小伙子锁上门，向姑娘转过身来。姑娘以挑衅的姿态站在他面前，眼睛里闪动着傲慢的淫荡之色。他望着她，想在这淫荡表情的后面重新找到令他爱恋的她原来的面貌。他似乎正在透过同一镜头观察着两个形象，两个重叠在一起、相互显示的形象。这两个相互显示的形象告诉他姑娘的身上具有一切，她的灵魂缺乏一致性已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同时兼有忠诚与不忠、背叛与清白、放荡与贞洁。这种混杂不清在他看来实在令人作呕，犹如一堆杂乱的垃圾。两种形象继续相互显现，小伙子恍然大悟：姑娘



仅仅在表面上不同于其他女人，骨子里却是同她们一模一样：充溢着可能有的全部邪念、情感和罪恶，这一切使他心中的疑虑和嫉妒变得合乎情理。光凭她的某些轮廓把她描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这仅仅是旁观者——也就是他——产生的一种错觉。他似乎觉



得那个他所爱的姑娘只不过是他的欲望、他的思想和他的信念的产物。而此刻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真实的姑娘却陌生得不可救药，模糊得不可救药。

“还等什么，脱吧!”他说。

姑娘轻佻地低下头说：“有必要吗?”

她说此话的语调使他觉得颇为熟悉。他似乎觉得很久以前有另外一个女人也这么说过，只是他不再记得究竟是哪一个了。他渴望羞辱她，不是羞辱一个搭车姑娘，而是羞辱他的女友。游戏与真实生活融为一体了。羞辱搭车姑娘的游戏仅仅成为羞辱女友的一个托词。小伙子忘记了他是在玩一场游戏。他只是憎恨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女人。他瞪着她，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面值50克朗的纸币，递给她说：“够吗?”

姑娘接过50克朗，说：“在你看来，我不值这几个钱。”

小伙子说：“再多你就不值了。”

姑娘偎依在小伙子身上。“你不能就这个样子接近我。你必须尝试另外一种方式。你得下



点功夫!”

她伸出双臂搂着小伙子的身体，嘴巴朝他的嘴凑过去。他将手指放在她的嘴上，轻轻将她推开，说：“我只吻我爱的女人。”

“难道你不爱我?”

“不爱。”

“那你爱谁?”

“这关你什么事?脱!”



十一

她以前从未这样脱过衣服。往日在小伙子面前脱衣时总会产生的羞涩、内心的慌乱、晕眩(即便在黑暗中她也无法隐藏)，此刻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站在他面前，自信、傲慢，沐浴在明亮的灯光之中。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学会了缓慢的、富有挑逗性的脱衣舞动作。在这之前她可是完全不谙此道的。她与他的目光对视，以一种爱抚的动作缓缓地脱下每件衣服，每一阶段的暴露过程都使她感到欣喜。

突然她完全赤身裸体站在他的面前了。这时一个想法掠过她的脑海：现在整个游戏该结束了。既然她已脱光衣服，她也就脱去了自己的伪装。赤身裸体意味着她此刻恢复了自我，小伙子就该走到她面前，用一个手势抹去一切，然后开始他们最亲密的做爱。因此她一丝不挂地站在小伙子面前，停止了搭车游戏。她感到窘迫，脸上露出了真正属于她的微笑——羞涩的、茫然的微笑。

可是小伙子并没有走到她面前，也没有停止游





戏。他没有注意到姑娘脸上出现的那种熟悉的微笑。他只看到面前站着他所憎恨的女友的漂亮、陌生的肉体。裹在欲望外面的温情现在已被憎恨一扫而光。她想向他走去，可是他说：“站在那里别动，我要好好看一看你。”此时他只想把她当作一个妓女来对待。可是小伙子从来没有接触过妓女。他头脑中有关妓女的概念全都来自文学作品和道听途说。因此他开始求助于这些概念。他首先回忆起的是一个身穿黑色内衣(和黑色袜子)的女人在光亮的钢琴盖上跳舞的形象。在这狭窄的旅馆房间里没有钢琴，只有一张铺着亚麻桌布、靠在墙边的小桌子。他命令姑娘爬上桌子。姑娘做了个恳求的姿势，可小伙子说：“我已付给你钱了。”



看到小伙子眼中的固执神色，姑娘试着把游戏玩下去，尽管她已不想、也



不知如何进行这场游戏了。她眼泪汪汪地爬上桌子。桌面的宽度不到3平方英尺，而且有一条桌腿比其他几条略微短一些，姑娘站在上面感到很不稳当。

小伙子对高高耸立在面前的裸体感到十分满意。姑娘羞涩的不安全感只能加剧他的专横。他想从各个角度看到她身体的各种姿势，正如他想象其他男人观看或将要观看的那样。他变得粗俗、淫荡，满口说着一些她从未听他说过的下流话。她想拒绝、想摆脱这场游戏。她喊着他的名字，可他立即厉声呵斥，说她没有权利这么亲密地称呼他。最后姑娘只好噙着泪水、茫然地服从了。她向前弯身，根据小伙子的要求蹲下，行礼，然后扭动臀部就像为他表演扭摆舞那样。在做一个稍为剧烈的动作时，姑娘脚下的桌布一滑，她差点从桌上跌下来。小伙子一把抓住她，将她拽到床上。

他同她做爱。她很高兴至少现在这场倒霉的游戏可以最终结束，他们俩又可以像往日那样相爱了。她想把嘴压在他的嘴上。可小伙子将她的头推开，再次声称他只吻他所爱的女人。她禁不住大声抽泣起来。可是她甚至连哭都不被允许，因为小伙子狂热的欲望渐渐征服了她的肉体。她那灵魂的怨诉也随之沉默。床上两个躯体，两个耽于声色的、相互陌生的躯体很快就达到了完美的和谐。这恰恰是姑娘迄今为止一直



最担心并尽力避免的事：没有感情或爱情的做爱。她知道自己已跨越了那道禁线，可她跨越禁线时竟毫无异议，而且百分之百地投人其中——只是在意识深处的某个角落，她吃惊地感到自己从未体验过这样的淫乐，此时此刻——越过禁线的淫乐。





十二



接着一切都过去了。小伙子离开姑娘的身体，伸手拉了一下悬挂在床铺上方的灯绳，关闭了电灯。他不想看到姑娘的脸庞。他知道游戏已经结束。可他不想回复到他们往日的关系中去。他害怕这种回归。在黑暗中他躺在姑娘身旁，隔开一定距离，以免接触她的身体。

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她在轻轻抽泣。姑娘的手胆怯地、孩子般地碰了一下他的手。碰了一下又缩回去了，接着又碰了一下。然后一阵恳求的抽泣声打破了沉默。她喊着他的名字，反反复复地说："我是我，我是我……"

小伙子缄默不语、一动不动。他意识到姑娘这一表白中所包含的可悲的空虚，就像用未知量给未知数



下定义一样毫无意义。

姑娘不一会儿从低声啜泣转为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没完没了地重复着那句可怜的话：“我是我，我是我，我是我……”

为使姑娘平静下来，小伙子开始呼唤自己的同情心(他不得不从遥远的地方把它呼唤回来，因为它已不在身边)。还有13天假日在前面等着他们哩。



让地

一

这是捷克的一座小镇。此刻他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在这里他已生活多年，早已安于那不太使人激动的生活。无论是喜欢背后嚼舌的邻居，还是工作单位那乏味的喧闹环境，他都已习以为常。他完全是视而不见地走着(就像一个人走在一条经过了上百次的路上)，差点与她擦肩而过。可她老远就认出了他并面带温柔的微笑朝他走来。直到最后一刻，在他们差点就要失之交臂时，那缕微笑才唤起了他的记忆，使他从瞌睡状态中惊醒。

"我都快认不出你了，"他向她道歉，但他的道歉很蠢，因为它使他们猛然面临一个痛苦的话题，而在这一点上要是保持缄默，显然会更加明智。他们已整整十五年没有见面了，彼此都苍老了许多。"我的变化这么大吗?"她不禁问他。他回答说不大。即使这是个谎言，那它也算不上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她那温柔的微笑(拘谨而又克制地表现出她对某种永恒激情的接受能力)从无数岁月的深处浮现，显得依然如故，令他迷惑不解。他不得不费力抛开回忆，以便正视她



现在的模样：她几乎成了一个老太婆。

他问她去哪儿，日程上有何安排。她回答说啥事也没有，只等着乘坐夜班列车回布拉格。他对他们邂逅相遇表示高兴。由于他们一致认为(合乎情理)当地的两家咖啡馆都既挤又脏，他便邀请她到他的单身公寓里去叙谈叙谈。公寓并不太远，里面咖啡和茶都有，更为重要的是它整洁而又宁静。



二

那一天从一开始就很倒霉。二十五年前，她还在当新娘时，曾和车夫在这里小住过一段时间。然后，他们搬到了布拉格。十年前，她丈夫去世了。根据他遗嘱中一个稀奇古怪的意愿，他被葬于这里的公墓。当时，她为墓地预付了十年租金。几天前，她忽然开始害怕租期已满，而她忘了续租了。她的第一个念头便是给公墓管理处写封信，但一转念，觉得同官方进行通讯联络根本无济无事，于是，她便亲自跑来一趟。

凭借记忆，她知道通向自己丈夫墓地的路怎么走。可今天，就像头一遭来似的，她竟一下子找不到路了。找不到墓地。她还似乎觉得是自己迷了路。费了好一会儿功夫，她才明白过来。过去，用镀金字母刻着她丈夫名字的灰沙岩墓碑树立的地方(她极有把握地认出了邻近两块墓地)，如今却出现了一座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面的镀金名字也截然不同。

她感到十分不安，立马找到了公墓管理处。那里的人告诉她，租期一满，墓地也就取消了。她指责他



们没有事先通知她来办理续租手续。他们回答说公墓里空间有限，先死者得为后死者让地。这话激怒了她。她强忍着泪水，责骂他们丝毫不懂得人道，不懂得对人的尊重。但不一会儿她就明白这样的谈话徒劳无益。正如她无法阻止丈夫的死那样，她同样无法阻止他的第二次死亡，这种“先死者”的死亡甚至不再容许他作为一个死者而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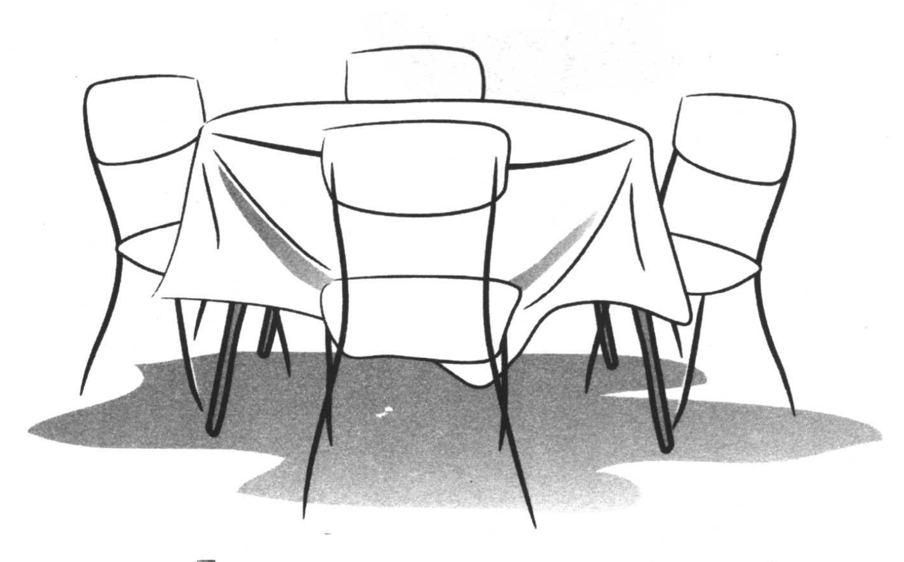
她离开公墓，走进了小镇，心中的忧虑很快便同悲哀交织在一起。她努力设想着怎样向儿子解释他父亲墓地的消失，如何为自己的疏忽辩解。最后，疲惫向她袭来。她不知如何消磨开车前的漫长的几个小时。她既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也无兴致作一次伤感的漫游，因为多年来，小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曾经熟悉的一些地方如今在她眼里显得相当陌生。这也是她欣然接受(忘了一半的)偶然相遇的老相识邀请的缘由。她可以在他的浴室里洗洗手，然后坐在舒适的扶手椅上(她的两腿发痛)，查看一下屋子，听听屏风后面开水的咕嘟声。那道屏风将厨房一角同屋子隔了开来。





三

不久前，他已年满三十五岁。就在那时，他注意到自己头顶上的发丝正极明显地日渐稀落。尽管还没有秃顶，但它的出现已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头发下面的头皮都露出来了)。更为重要的是它肯定会出现，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当然喽，把头发稀落当作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实在滑稽可笑，但他深知秃头将





改变他的容貌，他现在的青春形象(不可否认是他的最佳形象)正在逐步消失。

此时此刻，这些思虑使他不由得想起这个即将告别的(长着头发)人的“资金平衡表”实际上为他经历并享受过的一切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他的阅历竟相当贫乏。想到这一点，他就感到窘迫。是的，他很害臊，因为在世间生活了这么长久，可经历却这么贫乏，实在是件丢人现眼的事。

他自称经历不够丰富时，究竟是指什么?是指旅游、工作、社会事务、体育活动、女人?当然喽，他是指所有这些事情；然而，更主要的是指女人。如果说他的生活在其他方面还有所欠缺，他自然会感到不安，但还无需为此而责怪自己。不管怎么说，单调乏味、毫无前途的工作不会使他这样；由于缺少资金或可靠的党的鉴定而削减的旅游不会使他这样；就连他20岁上膝盖受伤，不得不放弃他喜爱的体育运动这一事实也不会使他这样。相反，女人的王国对于他来说却是个相对自由的领域。因此，在这一点上，他无法为自己寻找任何托词。在这一领域，他原本可以显示一下他的富有。对于他来说，女人已成为生活浓度的惟一合法标准。

然而，事与愿违，他在女人问题上有点不太走运。直到二十五岁时羞怯还紧紧束缚着他(尽管他是个英



俊的小伙子)。之后，他恋爱了，结了婚，七年后，他终于使自己相信从一个女人身上有可能发掘出无穷的性爱潜力。接着，他离了婚，有关一个女人有无穷潜力的辩论(以及无限性的幻觉)也随之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追逐女人(追求她们各种各样的有限性)的爱好和勇敢。不幸的是，他的经济拮据总是阻挠着他去实现自己新发现的欲望(他得付给前妻一笔孩子的抚养费，一年中能被允许探望一两次孩子)，而小镇的环境又使得邻居的好奇心漫无边际，可供选择的女人却极为有限。

时光在飞快地流逝。他忽然站在浴室一面椭圆形镜子的前面。这面镜子镶嵌在盥洗盆的上方。他右手拿着一面圆镜放在脑后，看到已经出现的秃顶时，吓得目瞪口呆。这一景象猛然(毫无准备)使他领悟到一个陈旧的真理：错过的一切无法弥补。他顿时陷入通常的恶劣心境之中，脑海中甚至出现了自杀的念头。诚然(有必要强调一下这一点，这样我们就不会把他当作一个歇斯底里或呆头呆脑的人)，他很欣赏这些念头所包含的可笑的一面。他也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将它们付诸实践(他不由得在心中嘲笑自己的自杀遗书：我无法忍受秃顶。永别了!)但不管这些念头多么唯心，只要袭上他心头，也就足够了。让我们努力这样来理解吧：他心中出现的这些念头也许类似马拉松赛跑者



心中那种不可遏止的放弃比赛的愿望。这位赛跑者跑到中间，发现自己丢人现眼地(而且由于自己的失误，自己的过错)败下阵来。于是，他就会认为自己输定了，一点也不想再跑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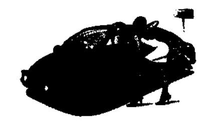
此刻，他在小桌旁俯下身来，将一杯咖啡放在沙发椅面前(他后来在上面坐下)，另一杯放在扶手椅面前(客人正坐在那里)。恰恰在他处于这种心境而一切又不再可能纠正的时候，他遇到了这个自己曾爱得神魂颠倒、后来又让她溜之大吉的女人，心中不由得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怨恨。



四

她简直料想不到自己在他的心目中就像那个溜之大吉的女人。然而，她始终记得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个夜晚，记得他当时的长相。(他当时年方二十，还不知道如何穿着打扮，时常会羞得面颊通红，他的孩子气使她觉得十分有趣。)她也记得她自己。(她那时已三十五岁，某种对美的渴求驱使她投入其他男人的怀抱，同时又驱使她远远地逃离他们。她总是想象自己的生活应该像一个“漂亮的球”，可她又生怕对丈夫的不忠会变成一种恶习。)

是的，她已将美颁发给自己，正如人们将道德诫令颁发给自己那样。要是她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任何丑恶，她会陷入绝望的境地。此刻她很清楚，十五年后的今天，在她的主人看来，她一定显得人老珠黄(加上随之而生的所有丑陋)。因此，她想迅速展开一把幻想的扇子，以掩饰自己的面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连珠炮似的向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草率的问题：她问他怎么到了这个小镇；问他工作情况如何。她赞美了一通他的单身公寓的舒适和温馨，夸奖了一番呈现



出小镇一片屋顶的窗景(她说景色本身毫无特殊之处，但它却散发出某种活泼和自由的气息)。她报出了几幅装在画框里的复制的印象派画作者的名字(这并不难，在捷克穷知识分子的寓所里，你准保能看到这些廉价的图片)。然后，她从桌旁站起身来，手端着那杯未喝完的咖啡，走到一张小写字台前，写字台上的照片框里夹着几张像片(她注意到其中没有年轻女子的像片)。她问有一张像片上的老年妇女是不是他母亲。(他给予肯定的回答。)

然后，他问她刚才说来此地处理“一些事务”是指什么。她实在害怕谈论公墓之事(身在五楼，她不仅觉得高于窗外的屋宇，而且愉快地高于自己的生活)。在他的再三追问下，她才告诉他(但非常简洁，因为过度的坦率总是和她格格不入)，她许多年前曾在此地生活过，她丈夫后来又葬在此地(对坟茔被取消一事她只字未提)，她同她儿子十年来每逢“万灵节”都必定要来此扫墓。



五

“每年吗?”这一陈述令他悲哀。他又一次想生活和他开了个恶意的玩笑。倘若六年前他搬到此地时就与她相遇，或许还有可能挽救一切。她的苍老也不至于那么明显，形象也不至于同他十五年前爱她时所保留的影像那么不同。他也完全能排除差异，将两种形象(过去的和现在的)视为一体。可现在它们相差甚远，令人绝望。

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着。他极力想准确地确定一下她变化的程度。通过这种变化，她在第二次逃避他。她的脸上已经起皱(一层香粉徒然地试图否定这一点)。她的脖子已经干瘪(高衣领徒然地试图掩藏这一点)。她的头发(但还算漂亮)已经变灰。不管怎么说，她的两只手引起了他最大的注意(不幸的是，香粉或颜料无法为它们润色)：青筋直暴，一下子变得像双男人的手。

在他心中，怜悯同愠怒交织在了一起。他真想将他们姗姗来迟的相见淹没于酒精之中。他问她是否想来点白兰地(屏风后面的柜子里有一瓶开了盖的)，她



回答说不想。这时他记起了许多年前她几乎滴酒不沾，也许这样酒精就无法使她的举止有悖于风雅和得体的需要。她用手势拒绝喝白兰地的建议时，他看见了那优雅的动作，意识到曾令他心醉神迷的这种妩媚，这种魔力，这种雅致，尽管隐匿在老年的面罩之下，尽管与他双重隔离，却依然如故，依然楚楚动人。

当他想到她被老年阻隔时，无限的同情在心中油然而生。这种同情让他觉得她愈发可亲了(这个女人曾经那么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在她面前常常张口结舌)。他希望同她进行一次长时间的交谈，就像一位男人情绪真正低落时，同自己的女朋友交谈那样。他开始侃侃而谈(的确成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最后讲起了他近来产生的一些悲观想法。当然喽，对开始出现的谢顶他只字未提(就像她对被取消的坟茔只字不提一样)。另一方面，有关秃顶的想象化为了颇具哲学意味的警世格言，大意是时间的流逝比人的生活节奏要快得多，生活是可怕的，因为万事万物最终都必然注定要灭亡。他说出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格言时，期待着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反应。然而他没有得到。

"我不喜欢这种谈话，"她几乎口气强硬地说，"你所说的一切都极为肤浅。"



六

她不喜欢有关衰老或死亡的谈话，因为它们含有肉体丑陋的景象，而这实在与她格格不入。她一连好几次，几乎惊慌失措地对**主人**说他的观点是肤浅的。毕竟，她说，人不只是一个逐渐消耗的躯体，人的事业才是主要的，可以留给后人。她的见解并不新鲜。二十五年前，当她爱上比自己大十九岁的先夫时，这个见解就助了她一臂之力。她一直全心全意地尊敬他(撇开她对他的所有不忠，这些不忠他要么一无所知，要么不想知道)，并煞费苦心地使自己确信丈夫的才智和价值完全超过了他沉重的年龄负担。

“什么样的事业，我问你!什么样的事业我们可以留给后人!”**主人**苦笑着表示异议。

她不愿提及自己死去的丈夫，尽管她坚信他完成的一切都具有永恒的价值。她只是说人人都得完成某件事，这件事本身有可能微乎其微，但它，也惟有它，才可以体现人的价值。接着，她谈起了自己，谈起自己怎样在布拉格郊区一座文化馆工作，怎样组织讲座和诗歌朗诵会。她讲起(带着一种在他看来很不相称



的激动)公众“感激的面容”。紧接着又滔滔不绝地讲述着生养一个儿子并看着自己的相貌(她儿子很像她)变成一个男人的面容，是多么的美妙!将母亲所能奉献的一切，奉献给自己的儿子，然后悄悄淡入他的生活背景，是多么的美好!



她开始谈论自己的儿子绝非偶然，因为整整一天来，儿子始终占据着她的心思，仿佛以责备的眼光提醒着她早晨在公墓的失败。说来也怪，她从未让任何男人的意志强加于她，然而自己的儿子却征服了她，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今天公墓的失败之所以令她如此不安，主要是因为她觉得愧对儿子，害怕他的责怪。当然喽，她早就怀疑儿子如此小心翼翼地监视着她对他父亲的纪念(毕竟是他坚持每逢万灵节必定得来扫墓)，并不完全出于对亡父的爱，更多



的是出于剥夺母亲的权利，将她严格限定在寡妇范围内的愿望。因为是这样的，即便他从未表露出来，她也就极力(没有成功)不予理会。一想到自己的母亲依然能过性生活，他就感到厌恶。她身上保留的性感的(至少在可能和偶然的范围)一切都令他厌恶，由于性概念往往同青春概念联在一起，她身上依然散发出青春气息的一切使他厌恶。他不再是个孩子，已开始对姑娘发生兴趣，而母亲的青春气息(同令人压抑的慈母般的关怀连在一起)不合时宜地阻挠着他与姑娘们的关系。他希望有一个年老的母亲。惟有这样的母亲的爱他才能接受，也惟有这样的母亲他才喜欢。尽管她有时意识到他正用这种方式将她推向坟墓，可最终她还是屈从于他，屈从于他的压力，甚至还将自己的屈服涂上了一层理想的色彩，让自己相信她的生命之美恰恰存在于这一点：悄悄地淡入另一个生命的阴影之中。正是以这种理想化的名义(要是没有这一点，她脸上的皱纹肯定会令她大大地不安)，她此时怀着如此意想不到的热情，同主人进行着这场争论。

可他突然隔着他们中间的小桌，倾过身来，抚摸着她的手，说："原谅我的唠叨。你知道，我一直是个傻瓜。"





他们的争论并没有使他恼火，相反，来客又一次向他证明了自己的个性。在她对他的悲观论调表示异议时(这难道不更是对丑陋和粗俗的异议)，他认出了自己曾经熟悉的女人，于是，她从前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过去的故事更加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眼下他仅仅希望什么也别破坏对他们的谈话如此有利的亲密的基调(为此他抚摸她的手，称自己为傻瓜)，他还想对她讲述此时此刻他觉得最重要的事：他们共同的冒险。他确信他同她一起体验了某种非常特殊的东西，某种她没有想到而只有他能(要是他努力的话)用言语表述的东西。

他甚至不再记得他们是怎样认识的。显然，她有时与他的学友接触。但他清楚地记得那家偏僻的布拉格咖啡馆。那是他俩第一次单独相处的地方。在雅座间里，他与她相对而坐，神情抑郁，沉默寡言。与此同时，她却在微妙地向他暗示自己对他颇有好感，这又使他喜出望外。他极力想象着(不敢奢望实现这些幻想)在他吻她、脱光她的衣服、与她做爱时，她会是



什么模样——可他就是无法付诸实践。是的，这事儿还真有点儿奇怪：他曾一千次地试图想象她在床上的情景，可总是白费功夫。她的脸不断地凝望着他，带着宁静、温柔的微笑。他不能(即便是挖空心思的想象)用肉欲的鬼脸来歪曲她的面容。**她使他的想象彻底落空**。

这种情形，从此之后，在他的生活中再也没有重现。那时，他曾面对过不可想象之物。显而易见，他正经历着那一段短暂的岁月(非凡的岁月)。在那段岁月里幻想尚未对经验厌腻，尚未变为常规，所知甚少并且懂得分寸，这样不可想象之物便依然存在。倘若





不可想象之物变为真实(没有想象的调解，没有幻想的小桥)，人会惊慌失措，晕头转向的。他的确晕头转向过。他同她又见过几次面，可他什么决心也没下过。这时，她开始详详细细地询问起了他学生宿舍的情况，表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好奇心，这样，很快就迫使他不得不邀请她访问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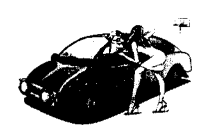


他同另一位学生住在宿舍楼的一间小屋里。为了一杯朗姆酒，这位学生答应午夜之后才回宿舍。这间小屋同他现在的单身公寓可大不一样：两张铁床，两把椅子，一个小橱，一只晃眼的、无罩的灯泡，另外就是一片可怕的混乱。他整理了一下房间。七点整(她守时的习惯同她的细致吻合)，她敲响了房门。那是九月。渐渐地才开始天黑。他们在床边坐下，亲吻起来。天更黑了，他不想开灯，因为他很高兴她看不见他。他希望黑暗能消除他不得不在她面前宽衣解带时的窘态。(要是他勉强懂得如何替女人宽衣解带的话，他本



人就会忸忸怩怩地急急匆匆地在她们面前脱光衣服。)然而，这一回，他磨蹭了好长时间，还是不敢解开她的第一个纽扣(他好像觉得在开始宽衣解带问题上，一定有着某种风雅而又讲究的程序，惟有那些在行的男人知道这些程序，而他生怕会暴露自己的无知)，直到最后，她主动站起身来，微笑着问了声："我不该卸下这副盔甲吗?……"然后开始脱衣。可是，周围一片漆黑，他只能看见她脱衣时的影子。他也匆匆忙忙脱下衣服，直到他们开始做爱时，才获得了一些自信心。他使劲盯着她的面容，但在幽暗中她的表情完全躲避了他的视线，他甚至都无法看清她的相貌。太黑了，他感到懊恼，可又似乎觉得无法在那一时刻站起身来，离开她，到门旁去开灯。所以只好徒劳无益地继续瞪大眼睛。但他没有认出她来。他仿佛觉得自己正同另外某个女人做爱——同另外某个假造的或者非真实、非具体的人做爱。

接着，她趴在他身上(这时他仅仅看见她高高在上的影子)，扭动着屁股，轻声咕哝着什么，但搞不清她是在同他讲话呢，还是在自言自语。他听不清她的话，便问她说的是什么。她继续窃窃私语着。甚至当他再次将她紧紧抱住时，他也弄不明白她到底说了些什么。



八

她听着主人的叙述，对一些细枝末节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注意。这些细枝末节她早就忘了个精光：譬如说，那些日子里，她常穿一件淡蓝色的夏装。人们说她穿着它，看上去就像一位不可亵渎的天使(是的，她记起了那套衣服)。她还常在头发上别着一把象牙色的梳子。人们说这把梳子给她增添了一种庄重的老派妇女神情。在咖啡馆里，她总是点一杯掺朗姆酒的茶(她惟一的酒精恶习)。所有这些都使她愉快地将公墓、将脚疼、将儿子责备的目光置之脑后。瞧，她的脑海中闪过了这样一个念头：不管我今天像什么，要是我还有一点儿青春存活于这个男人心中的话，我就没有白活。她立马想到这又一次证明了她的信念：人的价值便在于超越自我、走出自我、与他人融为一体并为他人而生存的能力。

她听着。他不时地抚摸她的手，她并没有抵抗。抚摸同令人欣慰的谈话语调融为一体，具有无限的消气作用。(究竟为谁?是为他正谈论的女人呢，还是为正同他谈话的女人?)毕竟，她喜欢这个抚摸她的男人。她



心里甚至说她比十五年前他青春年少时更喜欢他了。如果她没记错的话，那时，他的稚气相当让人讨厌。

当他叙述到她的身影在他身上扭动而他徒然地力图听清她的低语时，他沉默了片刻，她(傻乎乎地，就像他知道这些话并想让她时隔这么多年后，像回忆某种被遗忘了的秘密似的回忆起它们)轻柔地问道："我那时到底说了什么呀？"





九

“我不知道，”他回答。他确实不知道。那时，她不仅躲避了他的幻想，而且也躲避了他的知觉，还躲避了他的视觉和听觉。当他打开宿舍的灯时，她已穿好衣服。她的一切又是那样优雅、完美，令人眼花缭乱。他徒劳无益地寻找着她在灯光下的面孔与刚才他在黑暗中所猜测的面孔之间的联系。他们还没分手，他就已经在努力记住她了。他苦苦猜想几分钟前他们做爱时，她的(看不见的)面孔和(看不见的)身体是副什么模样——可他没有成功。她依然使他的想象落了空。

他打定主意，下次同她做爱时，一定开着灯。只不过，再也没有下次了。从那天起，她总是机敏而又得体地躲避着他。他绝望了，但却不知个中缘由。毫无疑问，他们做爱时，还是相当美满的。可他也明白做准备工作时，他是多么的无能。他为此而感到害臊。眼下，她的回避使他深感内疚。他再也不敢追她了。

“告诉我，你那时为何要躲避我?”



"请原谅!"她以最温柔的声音说道，"这么久了，我记不清了……"当他进一步追问时，她不满地说道："你不该总是回到过去。我们不得不违心地为了过去而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已经够了。"她这么说，只是为了避开他的连连追问(或许她轻轻叹息着说的最后那句话是指上午公墓之行吧)。然而他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理解这句话：将它当作对他的一种认真而有目的的证明，证明(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并不存在两个女人(过去的和现在的)，而是只有同一个女人。而她，十五年前曾躲避过他，可此时此刻，就在这里，就在他的眼前。

"你说得对，现在更为重要，"他意味深长地说道，然后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她。她半张着嘴，微笑着。他瞥见了一排洁白的牙齿。就在这一刹那，他猛然回想起：那次在他宿舍，她曾将他的手指放到嘴里，使劲地咬着，咬得他叫疼才罢休。与此同时，他一直感觉着她口内的一切，至今依然记得她上牙床几颗牙全掉了(这在当时并没有让他泄气。相反，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缺陷同她的年龄也很相称，对他反倒更有吸引力和刺激性了)。可现在，望着她牙齿的裂缝和她的嘴角，他发现她的牙齿白得令人吃惊，而且一颗也不少，他不由得惊讶万分。两幅肖像又一次错位分开了，但他不愿承认这一点。他要强行将它们合而为



一。因此他说道："你真的不想来点白兰地吗?"她轻轻抬起眉毛，妩媚地一笑，摇了摇头。他走到屏风后面，取出那瓶酒，放到唇边，痛饮了一口。他忽然想到她会从他的呼吸中发觉他的秘密行为的，于是，干脆拿起两个小杯和那瓶酒，来到了房间里。她又一次摇了摇头。"至少象征性地来一点，"他说着，往两个杯子里倒上了酒。他同她碰了碰杯："为只用现在时谈论你而干杯！"他一饮而尽。她仅仅沾了沾嘴唇。他坐到她坐的那把椅子的扶手上，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十

当她到他单身公寓去时，并没有料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亲密场面。一开始，她感到有点儿沮丧，似乎这事儿来得太唐突，她都来不及准备(那种成熟女子极为熟悉的而她却早已失去的永恒的准备心理)。(也许我们会发现这种沮丧有点类似一位第一次被吻的非常年轻的姑娘的沮丧，因为要是这位姑娘尚未而且不再准备好的话，那么这种“不再”和“尚未”便神奇地联在一起，恰似老年和儿童特性联在一起。)接着，他将她从扶手椅上拉到长沙发上，紧紧地搂住她，抚摸起她的全身。在他的怀抱里，她感到难以名状的舒服。(是的，舒服，因为她的身体早已失去曾一度拥有的敏感了。那种敏感能随时让肌肉有节奏地收缩、放松，做出上百种细微的动作。)

然而，沮丧的时刻很快便在他的拥抱中烟消云散了。尽管她早已不是原先那位漂亮的成熟女子了，可她此时此刻几乎立即重新发现了自己过去的特性。她重又感到了自己的存在，重又获得了自己的认识，重又恢复了一位情场经验十分丰富的女人的自信心。由



于这种自信心她好久没有体验了，现在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她的身体响应他拥抱时的种种微妙的动作，所有这一切，她发现，都不像是某种她假装的事，某种她会做而且现在正冷漠地做着的事，而像某种本质性的事。她得意洋洋，情绪高涨；因为她就是这种本质性的事的一部分，仿佛这是她的家园(噢，美丽的家园!)，她曾被逐出，现在又凯旋的家园。

她儿子此刻离她无限遥远。当他抓住她时，她在心灵的一角看见了向她发出危险警告的男孩，但他很快就没影儿了。眼下只剩下她和这个正在抚摸她、拥抱她的男人。可当他把自己的嘴唇贴在她的嘴唇上，试图用舌头打开她的嘴巴时，一切突然颠倒过来：她醒了。她使劲咬紧牙齿(她想象着那件极不熟悉的东西抵住她的上腭，会把她的嘴塞得多满)，没有委身于他。她轻轻将他推开，说道："不，真的，请不要这样，我不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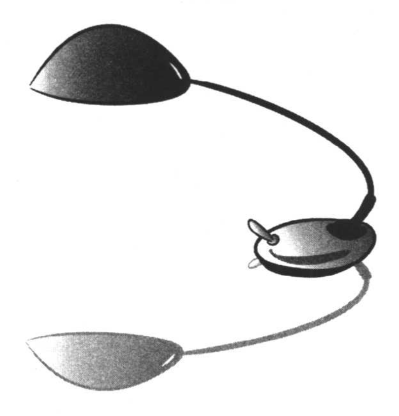
他继续坚持着，她抓住他的两个手腕，依然不愿顺从。然后，她说(她很难开口，可她明白自己必须开口，要是她想让他服从她的话)对于他俩来说，做爱已为时过晚。她提醒他她已老了，如果他俩做爱的话，他会对她感到厌恶的，而这又会令她沮丧，因为他讲述的有关他俩的一切对她来说十分美丽和重要。她的身体终将死亡，消失，但她现在知道，她的身体里仍



有某种无形的东西，像光芒那样，即便在星星熄灭后，依然在天空闪耀。倘若她的青春依然完好无损地留在某人的心中，那么衰老又算得了什么?“你已在心中为我树起了一座纪念碑，我们不能让它坍塌。请你理解我，”她挡开了他，“别让这种情况出现。不，别让这种情况出现!”



十一



他尽力让她相信，她依然很美，实际上，什么也没改变，人是不会变的。可他心里明白自己在欺骗她，而她是对的。他毕竟十分了解自己肉体的敏感程度，了解自己日益增长的对女人身体缺陷的挑剔。这种挑剔近几年来使他追逐起更加年轻的女人，因而，正如他痛苦地意识到的那样，也是更加无聊、更加愚蠢的女人。是的，毫无疑问，如果他说服她同他做爱，结果必然会出现厌恶。这种厌恶不仅会给现在抹黑，也会给他以前热恋过的女人的形象抹黑的。这一形象他一直珠宝似的珍藏在记忆之中。

他明白所有这一切，但仅仅是从理性上明白，而理性一旦面对欲望就毫无意义了。欲望只认定一件事：他十五年来一直觉得不可企及、难以捉摸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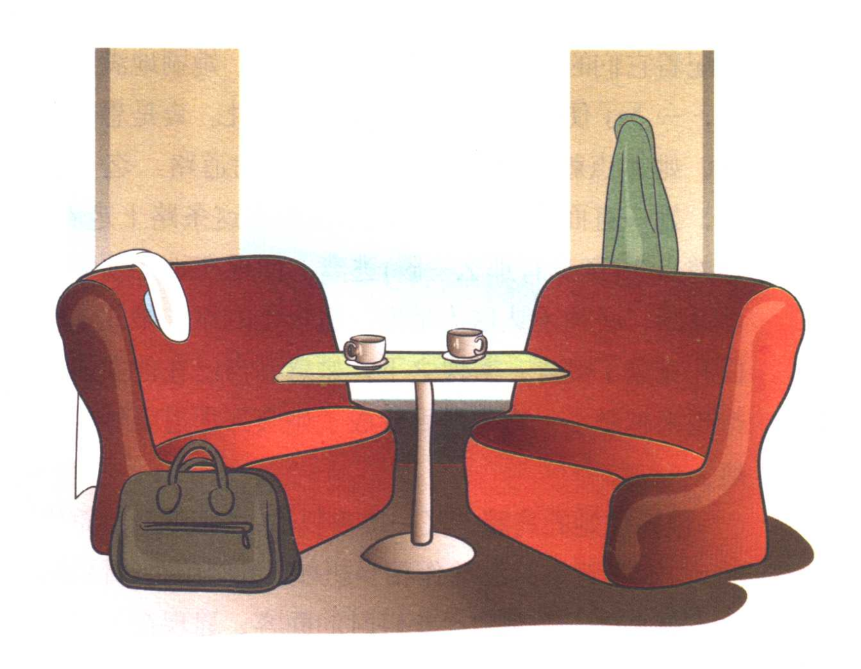
就在眼前。他终于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她了，终于可以根据她现在的身体推断出她那时的身体的模样，根据她现在的面容推断出她那时的面容。他终于可以看见她的(不可想象的)做爱情景了，先是动作，然后是高潮。

他搂住她的双肩，深情地凝望着她："别拒绝我。拒绝我是荒唐的。"



十二

但她还是摇了摇头。她明白拒绝他并不荒唐。她了解男人，了解他们对女性身体的渴望。她知道在爱情中，即使是最最热情的理想主义也难免会把肉体外表看得异常重要。不错，她还保持着一副优美的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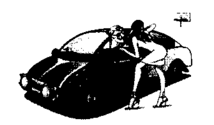




材，还像过去那样匀称好看，尤其是穿上衣服后，她显得相当年青。但她知道，一旦卸下衣装，她立马就会露出皱巴巴的脖子，十年前一场手术留在腹部的长长的疤痕，还有那些灰毛。使她感到窘迫的倒不是头上的灰发，而是身体中间的那簇灰毛，就像一个隐藏的耻辱标记似的。

正如她意识到现在的形象(刚才曾经遗忘)那样，早晨的全部忧虑又一下子从街下(直到这时，她觉得这个房间高于她的生活，安全可靠)涌现出来。它们充满了整个房间，它们降落在玻璃后面的画上，降落在扶手椅上、桌子上、空咖啡杯里——而她儿子的面孔支配着它们的进程。看到这张面孔时，她刷地满脸通红，一下子便逃亡到了自己的心灵深处。真是愚蠢至极，她差点就想逃离儿子为她指定的道路。迄今为止，她一直面带微笑、满怀激情地在这条路上走着。她差点想(至少有那么一瞬)逃离。而现在她必须顺从地返回，必须承认这才是惟一适合她的路。她儿子的面孔充满了嘲弄，羞愧之下，她感到自己在他面前变得越来越渺小，直到最后变成了她腹部那道耻辱的疤痕。

他抓住她的肩膀，又一次重复道："拒绝我是荒唐的。"她摇着头，但动作相当机械，因为她所看到的并不是主人，而是自己年轻时的面容，显现在了敌人



似的儿子的脸上。她越是恨她的儿子，就越是感到渺小，也就越是觉得屈辱。她仿佛听见儿子正为坟茔被取消一事而责备她。就在这时，从她杂乱无章的记忆中忽然莫名其妙地冒出了那句话。于是，她怒气冲冲地将它甩给了儿子：先死者得为后死者让地，我的孩子！



十三

他丝毫也不怀疑这的确会以厌恶而告终。毕竟，只要看她一眼(用探寻、尖锐的目光)，他就会产生一定的厌恶感。奇怪的是他竟觉得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这却令他兴奋，使他激动，就好像他愿意寻求厌恶似的。他既想从她身上读到他长期以来一直未能了解的东西，又想刻不容缓地贬低这种阅读。这两种欲





望奇特地交织在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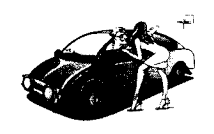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呢?不管他是否有所意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眼前。对于他来说，来访者意味着他未得到的一切，意味着躲避他的一切，意味着他所忽略的一切。缺少了这一切，就会像他现在的年龄、稀落的头发和贫乏得令人沮丧的收支平衡表一样让他难以忍受。不管他是意识到，还是模摸糊糊地猜测到，现在他可以剥光所有这些一直与他无缘的快乐的意义和色彩了(因为正是它们的五彩缤纷反衬出





他生活的单调乏味)。他可以揭露，这一切都毫无价值，都是些注定灭亡的表面现象，都仅仅是变形的垃圾。他要向它们复仇，他要贬低它们。

“别拒绝我，”他说着，使劲将她拉近。



十四

在她眼前，依然晃动着她儿子那张嘲弄的脸。现在，当主人使劲将她拉到身边时，她说道："请让我独自呆一会儿。"说完便挣脱了他的怀抱。她不想打断自己的思路：先死者得为后死者让地，纪念碑毫无用处，身边这个男人在心中为她树立了整整十五年的纪念碑毫无用处，她丈夫的纪念碑也毫无用处。是的，我的孩子，所有的纪念碑都毫无用处，她在心里对儿子说道。她带着复仇的喜悦，望着他那张扭曲的脸，听到他大吼："妈妈，你讲话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当然喽，她知道自己确实没有这样讲过话，可这一时刻充满了光明。在它的照耀下，一切都完全变了模样。

她没有理由为了纪念碑而放弃生活。她自己的纪念碑对她来说只有一个意义：此时此刻，她可以为自己遭到轻视的身体而滥用它一回。坐在身边的这个男人在向她求爱。他很年轻，很有可能(几乎肯定)他是最后一位向她求爱而同时她又可以拥有的(这一点很重要)男人了。即便他以后会厌恶她，在心中捣毁为她



而立的纪念碑，那也无关紧要，因为她的纪念碑毕竟是身外之物，而所有身外之物都是无关紧要的。“你讲话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妈妈!”她听到了儿子的叫喊，但她毫不理睬。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你说得对，我为何要拒绝你呢?”她轻轻地说道，然后站起身来，开始慢慢地解开自己的衣服。夜还长着哩。这一次，房间里可是一片光亮。





爱德华和上帝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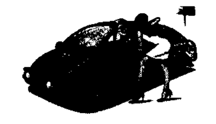
爱德华的故事可以从他哥哥的乡村小屋中讲起，这样叙述起来更方便一些。此刻他哥哥正躺在睡椅上，对爱德华说道："去问问那个老丑妇吧。不要紧的，尽管去同她谈好了。当然喽，真是头猪。但我相信即便是这样的东西也该有点良心。正因为她曾经坑害过我，所以现在你要是能容许她将功补过，她兴许会很乐意的。"

爱德华的哥哥依然如故，脾气挺好但生性懒散。许多年前(当时爱德华还是个小孩)，他或许正是这样懒洋洋地躺在大学顶楼的睡椅上，竟打着呼噜，度过了斯大林逝世的那一天。第二天，他稀里糊涂地来到系里，看见他的同学捷哈切科瓦小姐正一本正经地伫立在礼堂的中央，活像一尊悲哀的塑像。他围着她走了三圈，然后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受到冒犯的姑娘指控自己同学的笑声具有政治挑衅意味。于是，爱德华的哥哥不得不离开学校，到乡下劳动。打从那时起，他便先后获得了一间小屋，一只狗，一个老婆，两个孩子，甚至还有一幢农舍。



眼下他正躺在这座农舍的睡椅上，同爱德华说着话。“我们以前管她叫工人阶级的刑鞭。事实上，这与你无关。现在她已人老珠黄，见到小伙子总是垂涎欲滴。所以她会迁就你的。”

爱德华那时非常年轻，刚从师范学院毕业(他哥哥未能上完)，正在寻找工作。第二天，他听从哥哥的劝导，叩响了校长的房门。紧接着，他见到了一位高高的、瘦瘦的女人，长着一头吉普赛人的油腻 的黑发，一双黑眼睛，鼻子下面还生着黑色的软毛。她那副丑相一下子消除了他的羞怯感，不像平常见到漂亮女人似的。他以一种轻松、友好甚至殷勤的口吻同她谈起话来。对于他的光临，女校长显然感到由衷的高兴。她一连几次兴高采烈地说：“我们这里需要年青人。”她满口答应为他找份工作。



二

就这样，爱德华在一个捷克小镇当起了教师。他既不因此高兴也不因此忧伤。他总是竭尽全力分清头等大事和区区小事。而教书生涯则被他划入区区小事类。并不是说教书本身微不足道。毕竟，他得以此谋生(从这方面而言，他确实热爱教师工作，因为他很清楚舍此他别无谋生能力)。他之所以将它视作区区小事，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天性。并非他自己选择这项工作，而是社会需要、党员履历、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入学考试替他选择了这项工作。所有这些环节连在一起，终于将他从中学抛入了(就像起重机将麻袋抛进卡车)师范学院。他本人并不想上什么师范(他哥哥的失败为它打上了一道不祥的烙印)，可最后还是默认了。不管怎么说，他明白职业只是生活中无数个偶然方面之一。它会像可笑的假胡子那样贴在他的身上。

如果说他的本职工作微不足道(实际上滑稽可笑)的话，那么或许正好相反，他自觉自愿所做的一切却至关重要。在新的工作地点，爱德华很快便盯上了一位妙龄少女，她的美貌实在令他心醉神迷。他开始以



几乎百分之百的认真态度追求起这位姑娘。她的名字叫艾莉斯。通过头几次约会，爱德华便沮丧地发现姑娘注重贞节，极为保守。

在夜晚散步中，他曾屡次三番地企图拥抱她，这样他便可以从后面触摸到她的右乳房区。可每次她都抓住他的手，一把将它推开。一天，当他故伎重演而姑娘(又一次)将他拒之门外时，她停住了脚步，问道："你相信上帝吗?"

爱德华那灵敏的耳朵听出了这一问题的弦外之音。他立马把乳房忘了个一干二净。

"你相信吗?"艾莉斯重复着自己的问题，爱德华却不敢冒然回答。我们可千万别责怪他害怕坦诚相见。在新的工作地点，他常常遭受寂寞的痛苦。他太迷恋艾莉斯了，决不敢因为一个小小的回答而冒失宠的危险。

"你呢?"为了争取时间，他反问道。

"是的，我相信。"她又一次催促他做出回答。

到这时为止爱德华还压根儿没想到过相信上帝。然而，他清楚自己决不能承认这一点。相反，他发现应该借此机会，用对上帝的信仰迅速制作一匹漂亮的特洛伊木马，他将效仿古代榜样，藏于木马的腹中，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姑娘的心灵。只不过，要让爱德华对艾莉斯单纯地说句"是的，我相信上帝"并



不太容易。他完全不是那种玩世不恭的人，他会对撒谎感到害臊的。谎言所持有的庸俗不堪、难以调和的本性实在与他格格不入。即便是迫不得已，非得撒谎，他也希望尽量接近真实。出于这一原因，他以一种异常审慎的口吻回答道：

“我真不知道，艾莉斯，究竟该对你说些什么。我当然相信上帝。可是……”他停顿了一下，艾莉斯惊讶地看了一眼。“可是我想对你实话实说。行吗?”

“你就该实话实说，”她说，“否则，我们再在一起就毫无意义了。”

“真的吗?”

“真的，”艾莉斯说。

“有时我心里充满了疑惑，”爱德华低声说道，“有时我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存在。”

“你怎么能怀疑这一点呢!”艾莉斯几乎尖叫了起来.

爱德华默不作声。思索片刻后，他忽然想起了一个熟悉的念头：“看到周围这么多的邪恶，我时常纳闷上帝怎么不管不问呢。”

他的话听上去显得如此凄凉，以致于艾莉斯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是的，这个世界确确实实充满了邪恶。对此我太了解了。但恰恰由于这一原因你必须相信上帝。没有上帝，所有的苦难都将徒劳无益。一切都会失去意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根本就无法生活。”



“兴许你说得有道理，”爱德华略有所思地说。星期天他同她一起去做礼拜。他将手指在圣水器中浸了浸，随后在身上画着十字。接着，弥撒开始，人们唱起了圣歌。他也随着众人一同唱着。圣歌的曲调相当耳熟，可歌词他却不知道。唱不出规定的歌词，他便只挑各种各样的元音唱，并且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唱些第二度音程的片断，因此连曲调他也稀里糊涂。然而，当他对曲词相当有把握时，他便彻底放开了嗓子。生活中他还是头一回发觉自己的低音部居然非常出色。紧接着，所有人开始诵读主祷文。有些老太太虔诚地跪倒在地。他也情不自禁地跪在了石板地上，以优美动人的手势在身上画着十字，体验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一种做出非凡之举的感觉，这种事无论在教室，或在街道，或在其他任何地方他平生都从未做过。他感到无比的自由。

礼拜结束时，艾莉斯望着他，眼神中流露出热烈的表情。“你还会说你怀疑上帝吗?”

“不。”

然后艾莉斯说：“我想教会你像我一样爱他。”

他们俩站在教堂宽阔的台阶上。爱德华的心中充满了笑声。不幸的是，就在这时女校长刚好从他们身边走过，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们。



三

这下糟了。我们必须作一番回顾(为那些有可能疏忽本故事历史背景的人)。那时，尽管做礼拜并不违禁，可是去教堂不是说一点风险也没有。

这并不太难理解。那些领导过革命斗争的人们十分自豪。他们的自豪有一美称：**站在阵线正确的一边**。革命后，已过了十一二年(差不多与我们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同)，阵线开始瓦解。随同它们一起瓦解的还有正确的一边。难怪从前的革命信徒一个个感到上了当受了骗，迫不及待地寻找替代阵线哩。多亏了宗教，他们得以(正如无神论者反对教徒)又一次神气活现地站在了正确的一边，依然保留着他们那惯有的、珍贵的优越感。

老实说，这种替代阵线对于另一些人也不无用处，艾莉斯就是其中之一。现在透露这一点恐怕并不为时过早。正如女校长希望站在正确的一边那样，艾莉斯希望站在对立的一边。革命期间，他们将她爸爸的商行收归国有。艾莉斯憎恨那些干出这种勾当的家伙，可她该如何表示自己的憎恨呢?或许操起刀子，替



父报仇?在波希米亚可不时兴做这种事。艾莉斯选择了一种更好的表达对立情绪的方式：她开始相信上帝。

这样一来，老天爷不偏不倚，两边都帮(人们为了坚持立场几乎丧失了生活的理智)。托老天爷的福，爱德华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星期一早晨，女校长来办公室找爱德华时，他感到十分不安，他再也无法制造出他们第一次谈话时的友好气氛，因为打从那时起(不知是由于朴实自然还是粗枝大叶)他再也没有与她进行过殷勤的交谈。如此看来，女校长自然有充分的理由带着明显的冷笑对他发问：

“我们昨天相见了，对吗?”

“对，我们见面了，”爱德华答道。

女校长继续说道：“我实在无法理解，一个年轻人怎么会去教堂的。”爱德华耸了耸肩，茫然不知所措。女校长摇了摇头：“一个年轻人。”

“我是去看看教堂内部巴洛克式的风格，”爱德华信口胡诌了一个托词。

“噢，原来如此，”女校长挖苦道，“我还不知道你有这样的艺术趣味。”

对于爱德华来说，这次谈话一点儿也不愉快。他想起哥哥是如何围着自己的同学转了三圈，然后哈哈



大笑的。他似乎觉得家庭悲剧正在重演，不由得胆战心惊。星期六，他在电话中向艾莉斯表示歉意，说他由于感冒不能同她去教堂了。

“你是个十足的懦夫，”礼拜日过后，艾莉斯指责他道。

爱德华仿佛觉得她的话语听上去相当冷淡。于是，他向她讲起了(故作神秘，含糊其词，因为他羞于承认自己的恐惧和真实原因)自己在学校受到的冤屈，讲起了无缘无故迫害他的可怕的女校长，希望得到她的怜悯和同情，没想到艾莉斯却说：

“相反，我的女上司一点也不坏。”她咯咯笑着，讲起了自己工作中的一些事情。爱德华听着她那欢快的声音，愈加感到沮丧。



四

女士们，先生们，这几周可真折磨人呀。爱德华中了魔似的渴望占有艾莉斯。她的身体点燃了他的熊熊欲火。然而这个身体却完全对他关闭。他们约会的环境同样令人痛苦。两人要么天黑之后在大街上闲逛一两个小时，要么就去看电影。而这两种形式(没有其他形式)所提供的性爱的可能性平庸至极、微乎其微。爱德华不禁想到倘若能换个环境相会，他或许还能取得更加显著的成就。一次，他带着天真无邪的表情建议周末到乡下去拜访他的哥哥，他哥哥的农舍座落在树林葱茏的山谷中，旁边还有一条小河。他激动地描绘着大自然纯洁无瑕的美景。然而，艾莉斯(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天真而又轻信)很快就识破了他的诡计，并且断然否决了他的建议。实际上并不只是艾莉斯一人在排斥他，还有艾莉斯的上帝(时刻保持警惕、小心翼翼的上帝)。

这个上帝只有一个想法(舍此别无愿望或挂念)，他禁止私通，因而他是位十分滑稽可笑的上帝。但我们千万别因此而取笑艾莉斯。摩西传给人们的十诫



中，有整整九条不会令她心烦，她既不会杀人，也不会虐待老父，更不会贪恋邻居的妻子。只有一条她没有把握，成了她的麻烦和负担，那就是著名的第七诫：汝等不可通奸。要是她希望以某种方式将自己的宗教信仰付诸实践，不断地加以检验，加以论证，那么，她就必须坚守这一戒律。于是一个模糊不清、四处分散、抽象难解的上帝变成了一个相当明确、易于领会、具体可感的上帝。这是她为自己创造的上帝：不准私通的上帝。

我问你们私通究竟起始于何处呢?每个妇女都依据完全神秘的尺度为自己规定了一条界线。艾莉斯非常乐意让爱德华亲吻. 经过了屡次三番的尝试后，她终于心甘情愿地任凭他抚摸自己的乳房。可是，在身体中间，也就是在肚脐处，她画了条严格的、不可妥协的界线。界线之下便是神圣的禁区，便是摩西否定、上帝动怒的所在。

爱德华开始潜心阅读《圣经》，研究基本的神学文献。他决定借用艾莉斯的武器来同她搏斗。

“亲爱的艾莉斯，”他对她说，“如果我们爱上帝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是禁止的。如果渴望什么的话，那也完全出于他的意志。基督什么也不希望，惟独希望我们受到爱的支配。”

“不错，”艾莉斯说，“但与你所想象的爱截然不



同。”

“世上只有一种爱，”爱德华说。

“那会合你的口味的，”她说，“只不过上帝制定了一些戒律，我们必须遵守。”

“是的，那是旧约中的上帝，”爱德华说，“而不是基督的上帝。”

“怎么可能呢?实际上只有一个上帝，”艾莉斯反驳道。

“的确如此，”爱德华说，“只有旧约中的犹太人在理解上帝方面与我们略有差异。基督降凡之前，人们首先必须遵守上帝的一整套明文戒律。一个人的内心如何却不甚重要，然而基督认为有些禁规戒律流于形式。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才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忠于自己的激情，相信自己的心灵时，他所做的一切都会有益于上帝，也都会取悦于上帝。所以，圣保罗说：‘对于心灵纯洁者而言，事事皆纯洁。’”

“不过我怀疑你是否属于这样的心灵纯洁者。”

“圣奥古斯丁说，”爱德华继续着自己的话题，“系郑 惚憧梢运嫘乃 。你明白吗?艾莉斯，爱上帝吧，然后你便可以随心所欲!”

“但是你乐意的事我决不会乐意的，”她回敬道。爱德华明白他的神学突击这回彻底失败了。因而他说：



“你并不喜欢我。”

“不，我喜欢你，”艾莉斯用一种干巴得可怕的方式说，“正因如此，我并不希望我们干出任何不该干的事。”

正如我们早已提到的那样，这是折磨的几周。这种折磨在日益加剧，因为爱德华对艾莉斯的欲望并不仅仅是肉体对肉体的欲望。相反，她越是拒绝以身相许，他便越是孤寂苦恼，也就越渴望得到她的心。然而，她的肉体和心灵都不想有所响应。它们一样地冷漠，一样地自负，一样地自我封闭、自我满足。

在与艾莉斯的交往中，正是这种不冷不热的节制大大激怒了他。尽管在其他方面他是个相当稳重的年青人，他却开始渴望通过一些极端行动，使艾莉斯摆脱这种不冷不热的状态。若想通过亵渎神明或玩世不恭(他本质上与之相近)来刺激她，实在太冒险了。于是，他不得不走向相反的极端(难度要大得多)，这正好与艾莉斯的态度相吻合。他要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让艾莉斯无地自容。简单明了地说吧：爱德华开始夸大他的宗教虔诚。他一次礼拜都不错过(他对艾莉斯的欲望比他对不悦的恐惧要强烈得多)。每每踏进教堂，便表现出偏执的卑微：一有机会就跪倒在地，而艾莉斯则站在他身旁祈祷，在胸前画十字，因为她害怕弄破袜子。



有一天，他批评她对宗教信仰不冷不热。他提醒她记住耶稣的话：“不是每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堂，他批评她的信仰流于形式，限于表面，过于肤浅。他批评她过于自我满足。他批评她目中无人，只有自己。

正在他慷慨陈词的时候(艾莉斯对他的进攻毫无防备，无力地为自己辩护着)，他忽然瞥见对面街角有一个十字架，一个破旧不堪、被人忽视的金属十字架，上面还有一位锈迹斑斑的铁基督。他使劲将手从艾莉斯胳膊上抽出，毕恭毕敬地站定，然后(作为对她冷漠心灵的抗议和一轮新的攻势的信号)装模作样地在胸前画着十字。他甚至都未来得及看一看艾莉斯的反应，因为就在这时他偷偷注意到在学校工作的女门卫恰好站在街的另一侧。她正盯着他哩。爱德华立马意识到自己完了。



五

他的忧虑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两天后，女门卫在过道里拦住了他，大声地通知他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到女校长办公室去一趟："我们有事要和你谈谈，同志。"

爱德华感到忐忑不安。晚上，他同平常一样和艾莉斯相会，到街上溜达一两个小时。可爱德华再也顾不上他的宗教讨伐了。他垂头丧气，渴望吐露自己的遭遇，但又不敢，因为他知道为了挽救他那令人厌恶(可又必不可少)的工作，第二天早晨他随时都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上帝。由于这一原因，他对凶多吉少的传唤只字不提。所以就连一丝安慰他也无法得到。第二天，他神情沮丧地走进了女校长的办公室。

四位审判员正在屋里等着他：女校长、女门卫、爱德华的一位同事(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和一位不知道姓名的(白发苍苍的)先生，别人都叫他督察员同志。女校长让爱德华坐下，告诉他：他们请他来只是为了作一次友好的、非官方的谈话。因为，她说，爱德华业余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他们不安。她说着看了



一眼督察员，督察员赞同地点了点头，然后又看了一眼戴眼镜的老师，他一直全神贯注地望着她。他立马心领神会，大谈特谈了起来，讲我们如何希望不带任何偏见，培养健康发展的年轻人，如何对他们负有全部责任，因为我们(教师)便是他们的楷模。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说，我们不能在自己内部怂恿一个宗教信徒。他充分地展开了自己的思路，最后断言爱德华的行为给整个儿学校抹了黑了。

几分钟前，爱德华还信心十足，他将否认新近拥有的上帝，承认在大庭广众之下上教堂、画十字都仅仅是些玩笑。可此时此刻，面对实际情形，他觉得不能那样做。他毕竟不能对如此严肃、如此激动的四位法官说他们只是为了某个误会、某种愚蠢而白白激动了一场。他很清楚这么做无意中会嘲弄他们的真挚。他同样意识到他们所期待的是他的诡辩和遁词，而对此他们早已做好驳斥的准备。他明白(一刹那间，已没有时间深思熟虑了)眼下对于他来说，最最要紧的便是显得诚实——确切一点说，就是他的坦白应该符合于他们对他的看法。若想使这些看法得到某种程度的纠正，他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加入他们的游戏。于是，他说道：

“同志们，我可以实话实说吗?”

“当然喽，”女校长说，“否则，就不请你来这里了。”



“你们不会生气吧?”

“尽管说吧，”女校长说。

“太好了，那么，我就向你们坦白吧：我确实相信上帝。”

他瞥了一眼他的审判官。他似乎觉得他们终于满意地松了口气。惟独女门卫依然咬住他不放：“同志，



在这样的岁月，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岁月，这样的时代?”

爱德华接着说道：“我知道要是我说实话，你们会生气的。可我不知道如何撒谎。别让我对你们撒谎。”

女校长(温和地)说道：“没人想叫你撒谎。你说了实话，这很好。只是请你告诉我，你，一个年轻人，怎么会相信上帝呢?”

“在我们已经登上月球的今天!”那位教师怒不可遏。

“我实在是不由自主，”爱德华说，“我不想相信上帝，真的，我不想。”

“既然你相信上帝。那你怎么又说你不想相信呢?”白发苍苍的先生(以一种极为和蔼的口吻)加入了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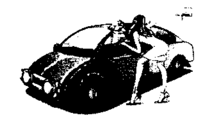
“我不想相信，但我又确实相信。”爱德华平静地重复着自己的坦白。

那位教师哈哈大笑：“可你的说法牛头不对马嘴呀。”

“同志们，我是在如实交待呀。”爱德华说，“我深知相信上帝会使我偏离现实。倘若人人都相信世界掌握在上帝手中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会落到什么田地?人人都消极等待，人人都只依赖上帝。”

“确实如此，”女校长表示同意。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戴



眼镜的教师郑重其事地指出。爱德华继续说道："人类历史之所以不同于史前史，就是因为人民已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再需要上帝。"

"相信上帝会导致宿命论，"女校长说。

"对上帝的信仰属于中世纪。"爱德华说。紧接着女校长又说了些什么，那位教师又说了些什么，爱德华又说了些什么，督察员又说了些什么。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直到最后，戴眼镜的教师终于忍无可忍，打断了爱德华的讲话：

"既然你明白这一切，那又为何要在大街上画十字呢？"

爱德华无限悲哀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说道："因为我相信上帝。"

"可你的说法牛头不对马嘴呀！"教师幸灾乐祸地重复道。

"是的，"爱德华承认，"认识与信仰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我承认对上帝的信仰会导致蒙昧主义。我也承认如果没有上帝，会更好一些。但是当我的内心……"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感觉到他存在……同志们，你们看，我可是在如实交待啊。能向你们坦白，我觉得更好，因为我不想当伪君子。我希望你们了解到真实的我。"说完他垂下了脑袋。

那位教师的脑子并不比他的个子大，这倒挺相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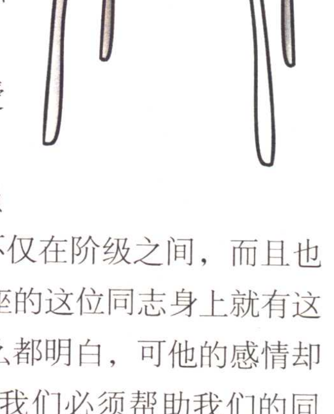


的。他不知道即便是最最正统的革命者也仅仅将暴力视作一种必不可少的邪恶，认为只有通过再教育才能体现革命固有的善良。这个一夜之间成为革命者的教师并不太受女校长的器重。他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尽管爱德华正作为一个误入歧途但尚能改造的典型听候审判官的处理，可至少也比他值一千倍。由于他不明白这一点，他对爱德华大张挞伐，声称那些不知道如何同愚昧信仰彻底决裂的人只属于中世纪，应该滚出现代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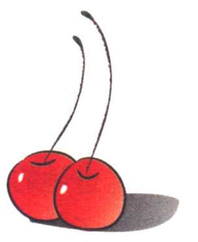
女校长待他把话讲完，训斥道："我可不喜欢走极端。这位同志十分坦率，他如实地说出了一切。我们必须懂得尊重这种坦率。"然后，她转向爱德华："当然喽，同志们说我们的年轻一代不能由宗教信仰来教育，是对的。你自己说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同志们，"爱德华愁眉苦脸地回答。

"我是这么想的，"督察员开口了，"新旧之间的斗争不仅在阶级之间，而且也在每个人的身上进行着。在座的这位同志身上就有这样的斗争。他的理智使他什么都明白，可他的感情却拖他的后腿。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必须帮助我们的同志，要让理智赢得胜利。"

女校长点了点头。然后她说："我来负责做他的思想工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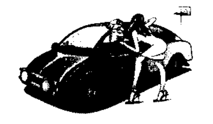


六

就这样，爱德华避开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危险。他十分满意，自己作为一名教师的命运现在完全掌握在女校长的手中。他记得哥哥曾说过女校长见到小伙子总是垂涎欲滴。凭着自己所有游移不定但充满朝气的自信(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膨胀)，他决心要以一个男人的身份赢得他的统治者的欢心。

按照协定，几天后他到办公室拜见了她。他想方设法采用一种轻松的谈话语气。在谈话中，他不失时机地插入一两句套近乎或巧妙奉承的话。要不，就婉转地强调一下一个男人掌握在一个女人手中的奇怪处境。但谈话的语气却由不得他来选择。女校长和蔼可亲却极为严谨地同他谈着。她问他都读些什么书，接着她亲自报出了一些书名，建议他读一读。显然，她要开始漫长的思想工作了。短暂的谈话结束后，她邀请他到她宿舍去。

由于女校长的谨慎态度，他的自信心又一次收缩了。于是，他乖乖地走进她的单人宿舍，再也不敢妄想用男性的魅力征服她了。她以一种友好的口吻请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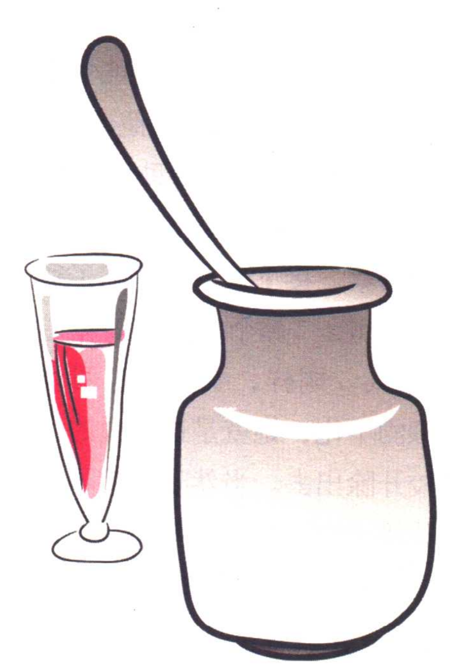


坐在扶手椅上，问他想喝些什么：也许来点咖啡?他说不。那么来点酒?他尴尬地说："如果有白兰地的话……"说完立马担心自己过于放肆了。但是，女校长和蔼可亲地回答："不，我没有白兰地，但我有一些葡萄酒。"说着她取来了半瓶葡萄酒，刚好倒满两杯。

然后，她对爱德华说，不必把她看成某个审讯官。说到底，人人都有权力表明自己认为正确的一切。当然喽(她立即补充道)，他是否适合当教师完全是另一码事。正因如此，他们才不得不(尽管他们很不乐意)找他谈话。他们(至少她和督察员)对他直言不讳的坦率态度表示满意。接着她说她同督察员就爱德华的问题谈了很长时间。他们决定六个月后再找他谈一次。在此期间，女校长将对他施加影响，帮助他不断提高。她再次强调她只想以一种友好的姿态帮助他，她既不是审讯官，也不是警察。接下来，她提到了猛烈抨击爱德华的那位教师，说："那个人心里有鬼，所以他随时都准备牺牲他人。同样，女门卫也四处声张，说你目空一切，顽固不化，她就是这么说的。她坚持认为该把你从学校开除出去。当然喽，我不会同意她的，可你不能再让她大吃一惊了。要是某位在大庭广众面前画十字的人教我的孩子，我也不会乐意的。"



就这样，女校长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向爱德华表明她的仁慈的一面多么富于魅力，而她严格的一面又是多么令人敬畏。为了证明他们的谈话的确充满友好气氛，她扯起了其他话题。她谈到了书籍，并领他参观自己的书柜。她如痴如醉地讲起了罗兰的《欣悦的灵魂》，责怪他没有读过此书。接着，她问他在学校里过得好吗。听完他的常规回答后，她又讲了好久好久。她说感谢命运赐与她现在的职务，她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她可以通过这项工作教育孩子并时时刻刻同未来联在一起，惟有未来才能最终消除所有痛苦，她说(“是的，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的确还存在着无数痛苦。“我不光是为了自己，还为了其他目的而生活着。如果连这一点都不信的话，我根本就难以生活下去。”



这些话语忽然显得十分巧妙，女校长究竟是在袒露心迹呢，还是在谈



论生活的意义。为一点不甚了然，爱德华打算从个人生活意义上理解这些话语，便用轻轻的、谨慎的语调问道：

“你的个人生活好吗?”

“我的生活?”她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

“可能有点不尽如人意吧?”

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缕苦涩的微笑。此时此刻爱德华直替她难过。她长得很丑，但很可怜：她的黑发在她那憔悴、拉长的脸上投下了一道阴影，鼻子底下的软毛极为显眼，看上去就像一撮胡子。他蓦然瞥见了她生活中的所有忧伤。他看出她那吉普赛人般的面容流露出无穷的激情。同时，他又看出她那丑相流露出对这种激情的无望。他想象着在斯大林逝世那一天她怎样满怀激情地变成了一尊悲伤的活塑像，怎样满怀激情地参加成千上万的会议，之后又怎样满怀激情地同可怜的耶稣作斗争的。他明白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她发泄欲望的一种悲哀的途径，因为她的欲望无法朝着她所期望的地方流淌。爱德华正处在青春年华，同情心还富富有余。他同情地望着女校长。她似乎为自己不知不觉中陷入沉默而感到害臊，马上换用一种轻快的语调继续说道：

“生活并不完全取决于那一点，爱德华。不管怎么说，人活在世上不光是为了自己。他总得为了某种事



而生活，”她一眼不眨地盯着他，“但问题是为了什么，是为某种真实的事呢，还是为某种虚幻的事?上帝——这是一种美丽的虚幻。而人民的未来，爱德华，才是真实。我始终为真实而活着，为了真实我放弃了一切。”

尽管她说得相当自信，爱德华依然在体验着刚刚在心头涌起的一般人类同情心。他忽然觉得对另一个人(自己的同类)撒谎是愚蠢的。在他看来，他们谈话中的这一亲近时刻给了他一个极好的机会，终于可以脱去毫无价值(却很难堪的)信徒的伪装。

“我完全赞同你的说法，”他立马向她保证，“我也更爱真实。别把我的宗教信仰太当真了。”

可顷刻之间，他便明白了人千万不能因一时的冲动而误人歧途。女校长大为震惊地望着他，冷冷地说：“别装模作样了。我喜欢你正因为你很坦率。而现在你却要伪装自己。”

看来，爱德华根本不会被容许脱下他一开始就穿上的宗教外衣了。他迅速调整自己，极力想纠正这一不良印象：“不，我并不想为自己开脱。我当然相信上帝，这一点我永远不会矢口否认的。我只是想说我同样相信人类的未来，相信进步和其他一切。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相信的话，那么我的教师工作又有何意义?我们传宗接代又为了什么?我们活着又为了什么?我



想社会不断向着美好方面前进恐怕也是上帝的意志。我觉得一个人可以同时信奉上帝和共产主义，这两者完全有可能相互联结。”

“不，”女校长以母亲般的权威口吻笑着说道，“它们不可能联在一起。”

“我明白了，”爱德华沮丧地说，“别生我的气。”

“我没有生气。你还是个年轻人，总是顽固地坚持自己所相信的一切。没有人像我这样理解你。毕竟我也曾年轻过。我懂得年青意味着什么。我喜欢你的青春活力。是的，我相当喜欢你。”

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不早也不晚，恰恰是现在，恰恰是此时此刻。显然爱德华不是什么煽动者，而仅仅是个工具。当女校长说相当喜欢他时，他不太热情地回答：

“我也喜欢你。”

“真的吗?”

“真的。”

“真没想到!我已是个老太婆喽……”女校长表示异议。

“这并不符合事实，”爱德华不得不说。

“的确符合事实，”女校长说。

“你一点儿也不老，那是瞎说。”他不得不果断地说。

“你这么认为吗?”



“凑巧，我非常喜欢你。”

“别撒谎，你知道你不该撒谎。”

“我没有撒谎，你很漂亮。”

“漂亮?”女校长不由得扮了个鬼脸，说明她根本不信。

“是的，漂亮，”爱德华说，他大吃一惊，自己的说法显然难以置信，于是慌忙煞费苦心地自圆其说，“我很迷恋像你这样的黑发女郎。”

“你喜欢黑发女郎?”女校长问。

“对她们我很着迷，”爱德华说。

“那你在学校期间为何一直没来找我?我感觉到你在有意回避我。”

“我不好意思，”爱德华说，“人人都会说我在拍你马屁，没有人会相信我来看你纯粹是出于喜欢。”

“你不该难为情，”女校长说，“我现在已经决定了：你得经常来同我见面。”

她用那双金黄色的大眼睛凝望着他(我们得承认它们本身还是蛮漂亮的)。在他道别的刹那，她轻柔地抚摸了一下他的手，于是，这个傻乎乎的家伙怀着胜利者的感觉，轻快地离开了。



七

爱德华确信那场不愉快的事端已顺利解决了。第二个星期天，他又无忧无虑、冒冒失失地同艾莉斯一起上教堂。不仅如此，他还充满了自信，因为(尽管这只能引起我们同情的微笑)回首往事，他不由得将女校长宿舍所发生的事情看作自己男性魅力的明证。

另外，在这个特别的星期天，他在教堂里注意到艾莉斯不知怎的，似乎与往常有所不同。他俩刚一见面，她便挎住了他的手臂。甚至在教堂里，她也紧紧依偎着他。以前她总是羞羞答答，毫不显眼。可现在她不住地四处观望，笑嘻嘻地同至少十个熟人打了招呼。

这真怪了。爱德华感到莫名其妙。

两天后，当他们天黑之后到街上散步的时候，爱德华喜出望外地发现她的吻不再像原先那样干巴巴的，而变得湿润、温存、富有激情。在一盏路灯下停留片刻时，他发现她正含情脉脉地望着他哩。

“我要对你说，我喜欢你，”艾莉斯脱口而出，随后便压住了他的嘴：“不，不，什么也别说。我感到



害羞，我什么也不想听。”

他们又溜达了一会儿，然后又一次站住了。这一回艾莉斯说：“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为什么指责我的信仰过于轻松了。”

然而，爱德华什么都不明白。同样他什么也没说。他们继续散了会儿步后，艾莉斯说：“而你在我面前只字未提。你为何不对我说呢？”

“我该对你说些什么呀？”爱德华不禁发问。

“没错，这就是你，”她充满柔情地说，“要是别人早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可你却沉默不语。这正是我喜欢你的缘故。”

爱德华开始猜到她在说些什么了。但他依然问道：“你在说些什么呀？”

“说你所碰到的事。”

“谁告诉你的？”

“得啦！谁人不晓，谁人不知。他们传唤了你，他们威胁你，而你却公然蔑视他们，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人人都很钦佩你。”

“可我对谁都没说呀。”

“别太天真了。这种事迟早会透露出来的。毕竟，这不是小事一桩。当今社会中，你还能找出几个多少有点勇气的人？”

爱德华很清楚，在一座小镇里，所有事件都会一



夜之间变成传奇的。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所卷入的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小插曲竟成了传奇的资料。他尚未充分意识到对于他的同乡来说，他是多么有用。众所周知，他们并不真正喜欢英雄(那些斗争并获胜的人)，而更喜欢殉教者，因为这样的人能使他们对自己的忠诚的懒散感到心安理得，能进一步证明他们的看法，那就是，生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顺从，要么毁灭。谁都不怀疑爱德华将被毁灭。他们不无敬佩而又自鸣得意地四下传说着。直到现在，通过艾莉斯他出乎意外地看到了自己受难时的美好景象。他神情冷淡地接受了这一切，并说："我没有屈服，毕竟是件理所当然的事。谁都会这样做的。"

"谁都会?"艾莉斯脱口而出，"看看你周围的那些人都在干什么!他们多么怯懦啊!就连自己的母亲他们都会　弃的。"

爱德华默默无语。艾莉斯默默无语。他们手挽着手走着。忽然艾莉斯低声细语："我愿为你做出一切。"

还从未有人对爱德华说过这样的话哩。这是个意想不到的礼物。当然喽，爱德华知道这也是一个不配接受的礼物。但他对自己说，既然命运总是阻拦他去接受应得的礼物，他完全有权利接受这些不配接受的礼物。因而他说：



“谁都帮不了我。”

“怎么回事?”艾莉斯轻声问道.

“他们要把我赶出学校。那些今天把我说成一个英雄的人举手之劳都不会尽的。只有一件事确定无疑：我将陷入彻底的孤独。”

“不会的，”艾莉斯摇了摇头.

“会的，”爱德华说。

“不会的!”艾莉斯差点尖叫起来。

“所有人都会抛弃我的。”

“我永远也不会抛弃你，”艾莉斯说。

“你会的，”爱德华忧伤地说。

“不，决不会的，”艾莉斯说。

“不，艾莉斯，”爱德华说，“你并不喜欢我，你从未喜欢过我。”

“这不是真的，”艾莉斯轻声说。爱德华满意地注意到她的眼睛湿润了。

“你并不，艾莉斯，这种事人们感觉得出。你一直对我非常冷淡。一个恋爱的女人不会是这样的。对此我太了解了。而现在你在怜悯我，因为你知道他们企图毁了我。可你并不真心喜欢我。我不希望你在这件事上自欺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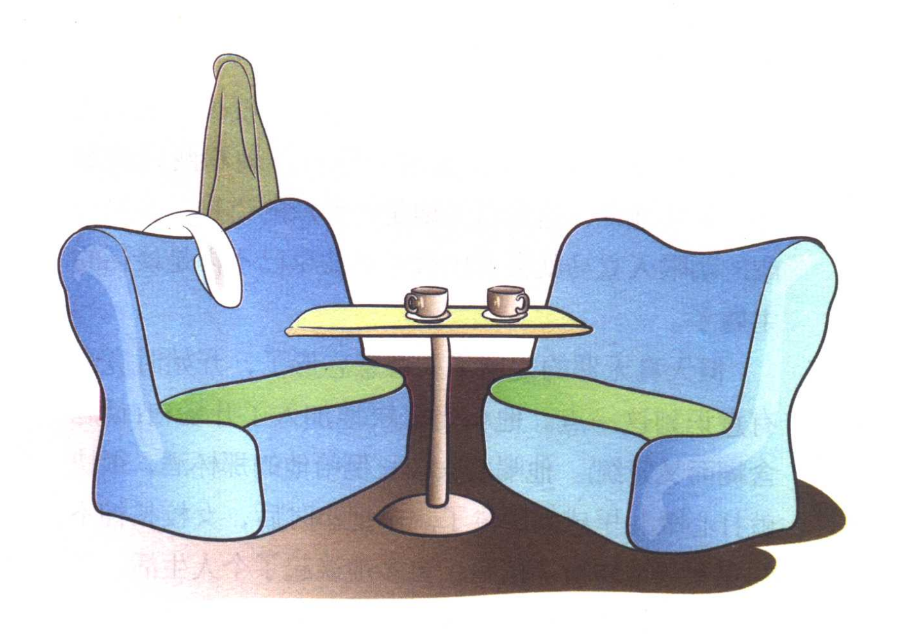
他们手挽着手，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路。艾莉斯低声地哭了一会儿。忽然她停住脚步，呜咽着说道：



“不，这不是真的。你不该相信这一点。这不是真的。”

“是真的，”爱德华说。当艾莉斯不再哭泣时，他建议星期六一块儿到乡下去。他哥哥的农舍坐落在一个美丽的山谷，旁边还有一条小河。在那里他们可以独处一起。

艾莉斯泪流满面。她默默地点了点头，答应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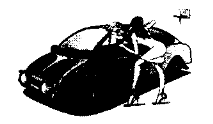


八

那是星期二的事了。当他星期四再次应邀造访女校长的单身宿舍时，他满怀自信，乐呵呵地去了。他毫不怀疑自己的自然魅力已将教堂风波永远化为乌有了。然而生活总是这样：一个人想象着他在一场特定的戏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并没有料到与此同时舞台背景已经变换，于是他不知觉地处于一场颇为不同的演出之中。

他又一次坐在扶手椅上，面对着女校长。他们之间隔有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瓶白兰地和两只玻璃杯。确切地说，这瓶白兰地是一件新的道具。头脑清醒的明眼人立马就会看出教堂风波早已不再是谈话的主题了。

但天真无邪的爱德华太得意忘形了，开始时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相当轻快地加入了开场白(话题含糊而又笼统)。他喝着女校长倒给他的那杯酒，很快就打心眼儿里感到厌倦了。个把小时后，女校长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了话题，更多地谈起了个人生活。关于自己，她谈了很多很多，谈着谈着，一幅她想要塑



造的形象出现在爱德华面前：一位聪慧的中年女子，不太幸福，却以高贵的姿态安于自己的命运；她了无遗憾，甚至对至今未婚表示满意，因为这样，她便可以充分享受无拘无束的独立生活了。这种生活为她提供了一套漂亮的套房，住在里面，她感到十分快乐，或许爱德华此时呆在其中，也不至于太不舒服吧。

“不，这里真的很令人愉快，”爱德华说。他是闷闷不乐地说此话的，因为恰好从那一刻起他不再感觉舒服了。那瓶白兰地(第一次上门时他漫不经心地要过，此时匆匆被放在桌上，好像整装待发似的，不禁令人胆战心惊)，单身套房的四面墙(造成一种更为压抑、更为狭窄的空间)，女校长的独白(全集中于个人生活话题)，她的目光(凝视着，充满了危险)，所有这一切终于使节目的变换对他产生了影响。他明白自己已进入一种局面，这种局面的发展早已事先确定，难以改变。他意识到他的生计没有受到女校长反感的威胁，恰恰相反，却受到他本人对这位瘦骨嶙峋的女人的肉体反感的威胁。这位鼻子底下长着软毛的女人正催促着他一杯又一杯地喝着。忧虑不安使得他张口结舌。

他一边听女校长说着，一边喝了一口。可眼下他的忧虑太重了，以致于酒精对他都毫无作用。另一方面，几杯下肚后，女校长完全昏头昏脑，早已失去了



往日的庄重，言语中带着极度的兴奋，几乎令人恐惧。“有一点我很羡慕你，”她说，“你是那么的年轻。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失望，什么叫幻灭哩。你依然把世界看得那么美好，那么充满希望。”

她靠在桌上，侧向爱德华，在郁闷的沉默中(面带僵硬的微笑)用她那双大得吓人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他不由得对自己说，要是无法进入一点醉态，那么，不到半夜，他就会真的陷入困境。于是，他又往杯里倒了些白兰地，很快就喝个精光。

女校长继续说道：“我就喜欢这样，就像你这样!”





说完，她从扶手椅上站起身来，挺直胸膛，说道：“我并不是个讨厌的女人!我不是!”接着，她绕过小桌，一把抓住爱德华的衣袖：“我不是!”

“对，”爱德华说.

“来吧，让我们跳会儿舞。”她说着松开了爱德华的手臂，蹦蹦跳跳地走到收音机面前，调到了一些音乐，然后又笑嘻嘻地望着爱德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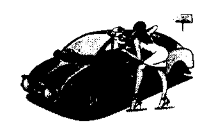


爱德华站起身来，抓住女校长，开始随着音乐节拍带着她在屋里跳着。女校长时不时会温柔地把头靠在他的肩上，然后又突然抬起，深深凝望着他，过一会儿，又会跟着曲子轻轻唱着。

爱德华感到极为别扭，好几次停住舞步，喝上一口。他只盼着早点结束这种很不舒服而又没完没了的来回跋涉，可与此同时又觉得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为在他看来，跳完舞后的不舒适才更加难以忍受哩。于是，他继续领着这个独自歌唱的女人在屋里来回跳着，同时镇定自若,(而又谨小慎微)感觉到了他所期盼的酒精的作用。最后当他似乎觉得大脑相当麻木时，便用右手紧紧搂着女校长，用左手摸住了她的乳房。

是的，他做出了一晚上都令他胆战心惊的事。要是能免做此事，他什么都肯付出。可眼下他还是做了，不过请相信，那也实在是迫不得已。晚上一开始就陷入的困境令他无可奈何。尽管毫无疑问，可以放慢它的进程，但若想停止它，绝无可能。因此，当爱德华摸住女校长的乳房时，他只是甘心顺从于不可逆转的必然罢了。

他的举动所带来的后果完全出乎意外。仿佛有道神秘的命令似的，女校长在他的臂弯中扭动起了身子，立马就用毛茸茸的上嘴唇压住了他的嘴巴。然后，她将他拉向睡椅，狂野地扭动着，大声地哼哼着，



一口咬住了他的嘴唇和舌尖，使他痛得要命。然后，她挣脱他的手臂，说道："等着!"向浴室奔去。

爱德华舔了舔手指，发现舌头微微流血。那一口咬得他太痛了，以致于好不容易激发起的迷醉又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想到自己所面临的事，他又一次因忧虑而张口结舌。浴室里传来了响亮的水的流动声和飞溅声。他举起酒瓶，放到嘴边，大口大口地喝着。

这时，女校长穿着一件透明尼龙睡衣(乳房处装有厚厚的饰带)出现在浴室门口。她步履稳健地朝爱德华走来，拥抱他，然后退后一步，责怪地问："你为什么还穿着衣服?"

爱德华脱下茄克，望着女校长(她正瞪着大眼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他的脑子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自己的肉体极有可能斩断自己殷勤的意愿。他想方设法要唤醒自己的肉体，使用一种缺乏把握的口吻说道："全部脱光。"

女校长顺从地，以狂热有力的动作扔掉了尼衣睡衣，露出了她那瘦瘦的、白白的身子，中间那簇浓密的黑毛孤零零地突出着，显得十分阴郁。她缓缓地向他走来。爱德华惊恐万分地发现了自己一直担心的事情：他的肉体完全为忧虑束缚着。

我知道先生们，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们对自己的



身体偶尔不听使唤早已习以为常，这丝毫不会令你们不安。可我们要明白，爱德华那时正处青春年华。每次，他身体的无能都使他陷入难以置信的痛苦之中。不管面对的是一张漂亮脸蛋或像女校长这样的寒碜可笑的脸庞，他都像忍受不可抵偿的耻辱似的忍受着这种无能。女校长此时与他仅差一步之隔，他惊恐万



分，不知所措。忽然，连他自己都不知怎的(与其说是狡猾的反应，不如说是灵感的产物)，他脱口而出："不，不，噢，主啊，不!不，这是罪孽，这是罪孽啊!"说完便慌忙逃开了。

女校长一边向他步步逼来，一边用沙哑的声音咕哝着："什么罪孽?根本不是罪孽!"

爱德华退到圆桌背后(几分钟前他们还在那里坐过)："不，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这么做!"

女校长推开扶手椅，毫不让步，追着爱德华，两只黄黄的大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他："这不是罪孽!这不是罪孽!"

爱德华绕着桌子躲闪着，身后就是睡椅，而女校长又近在咫尺。眼看着就要无处可逃了。就在这时，或许正是绝望向他发出了忠告，让他命令道："跪下!"

她大惑不解地凝视着他。当他又一次用一种坚定(尽管绝望)的语调重复着"跪下"时，她热切地跪在了他面前，抱住了他的双腿。

"把手拿开，"他要求她注意，"双手合拢!"

她又一次大惑不解地望着他。

"双手合拢!听见了吗?"

她合拢起双手。

"祈祷吧，"他命令说。

她双手合拢，虔诚地望着他。



“祈祷吧，这样上帝便会原谅我们，”他责骂道。

她双手合拢，瞪大眼睛仰望着他。爱德华不仅赢得了有利的喘息时机，而且居高临下，俯瞰着他。他那压抑的感觉开始消失，不再认为自己只是猎物了，他重新获得了自信。他退后几步，同她拉开一点距离，这样便能一览无余地看到她，然后又一次命令道：“祈祷吧！”

见她默不作声，他大叫起来：“大声点！”

于是，这个瘦骨嶙峋、一丝不挂、跪在地上的女人开始背诵道：“天堂中的圣父，以您神圣的名义，您的天国定会降临……”

当她发出这些祈祷词时，她仰望着他，仿佛他就是上帝本人。他望着她，感到内心的欢乐在不断增长。在他面前，女校长跪倒在地，蒙受着一位下属的羞辱；在他面前，一位脱得精光的革命者蒙受着祈祷的羞辱；在他面前，一位祈祷的女士蒙受着自己赤身裸体的羞辱。

这种三重的屈辱形象使他欣喜若狂。蓦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的身体放弃了消极抵抗。爱德华兴奋起来了！

当女校长念诵到“别带我们陷落诱惑”时，他迅速脱去了所有衣服。当她说“阿门”时，他猛烈将她从地板上拽起，一把拖到睡椅上。



17

这是星期四的事了。星期六爱德华同艾莉斯一起到乡下拜访他的哥哥，受到热烈的欢迎。他哥哥还把邻近村舍的钥匙借给他们。

两位恋人在树林中、在草地里漫游着，消磨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们亲吻着。爱德华的手满意地发现那条和肚脐齐平的想象的界线，那条将清白区域和私通区域断然隔开的界线不再管用了。起先，他想口头上检验一下企盼已久的好事。可又害怕那样做会适得其反。他明白自己还得保持沉默。

看来，他的判断还蛮准确的。艾莉斯出人意料的转变与他无数星期的苦苦劝说无关，与他的争辩无关，与任何合乎逻辑的想法无关。实际上，它仅仅基于爱德华殉道的传闻，也就是说，基于一个误解。即便根据这个误解推断而出，也是相当不合逻辑的。为何爱德华为忠于信仰所受的苦难就必然要导致艾莉斯对上帝戒律的不忠呢?如果说爱德华没有在调查委员会前背叛上帝，那么现在她为何要在爱德华面前背叛他呢?

在这种情形下，任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想法都可



能向艾莉斯揭示出她态度的自相矛盾。因此，爱德华小心翼翼，保持着沉默。这倒也没有引起注意，因为艾莉斯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灵魂中的转变具有过什么戏剧色彩或给她带来过什么痛苦。

天黑之后，他们回到村舍，打开电灯，整理床铺，然后开始拥抱接吻。艾莉斯让爱德华把灯关掉，可是，星光依然透过窗户照射进来。于是，爱德华在艾莉斯的要求下又关上了百叶窗。然后，在一片漆黑中，艾莉斯脱衣服，把自己奉献给他。

多少个星期以来，爱德华一直盼望着这一时刻。令人惊讶的是，当这一时刻终于出现时，他并不感到像他期待时所预想的那么富有意义。他觉得这一切太容易。太不言自明了，以至于做爱时，几乎有点心不在焉。相反，他却在徒劳地试图撵走满脑子的有关那些漫长的、枉费心机的星期的回想。那些日子里，艾莉斯曾用冷漠折磨过他。他想起了一切的一切：由于她的缘故而在学校遭受的痛苦。他非但没有感谢她的奉献，反倒感到某种复仇欲望和莫名的愤怒。令他愤怒的是，她如此轻而易举、无情无义地背叛了她本人曾那么狂热地崇拜过的禁止私通的上帝。令他恼怒的是，欲望、事件、不安或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破坏她的心理平衡。令他恼怒的是，她那么轻松、自信地体



验着一切，没有任何心理冲突。当所有这些恼怒威胁着并且就要压倒他时，他竭尽全力、热烈而又狂暴地同她做爱，试图迫使她发出一些声响、呻吟、言语或动人的叫喊，但他没能成功，姑娘悄然无声。尽管他费尽力气，他们的做爱还是在静默和平淡中结束了。

她偎依在他胸前，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爱德华躺着，久久难以入眠。他努力在脑海中想象着艾莉斯(并非她的身体形象，而是，如果可能的话，她的全部存在)，突然觉得看见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她。

让我们在该词面前停留片刻：艾莉斯，正如爱德华迄今为止认为的那样，凭着她的全部天真烂漫，她一直是一个稳定、独特的存在。她长相的美丽和纯朴似乎与她信仰的毫无矫饰的纯朴完全一致，而她简单的命运似乎又是她的姿态的具体体现。迄今为止，爱德华一直把她看成是完整而又连贯的。他可以嘲笑她，他可以诅咒她，他可狡诈地围攻她，但他(不知不觉地)不得不尊重她。

可眼下，虚假消息随意织成的罗网却在她存在的和谐连贯中造成了一道裂缝。爱德华仿佛觉得她的信仰对于她的命运而言实际上只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而她的命运对于她的肉体来说也是如此。他将她视作生命轨迹、思想和肉体的偶然的结合，一种无机的结合，任意而又多变。他想象着艾莉斯(她正依靠在



他的肩上深深地呼吸着），看到她的肉体和她的思想相分离。他喜欢她的肉体，可对于她的思想他突然觉得滑稽可笑。她的肉体和思想凑在一起，并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存在。他将她视作一条墨水线，在吸墨纸上四处扩散，没有轮廓，没有形状。

他的确喜欢她的肉体。早晨，当艾莉斯起床时，他强迫她赤身裸体地待着。尽管昨天她还执拗地坚持要把百叶窗关上，因为就连微弱的星光都令她不安。可现在她完全忘却了羞涩。爱德华仔仔细细地审视着她(她活蹦乱跳地四处走动，寻找一包茶叶和甜饼当早点)。过了一会儿，艾莉斯瞥了他一眼，发现他在沉思。她问他怎么回事。爱德华说吃完早餐，他得去看他哥哥。

他哥哥问他学校生活过得如何。爱德华说总的来讲还不错。他哥哥说："那个捷哈切科瓦是头猪，但我早已原谅了她。我原谅她，是因为她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企图伤害我，反倒帮我发现了一种美好的生活。作为农民，我挣得更多，与自然的交融又能使我免于陷入怀疑主义，而城市居民很容易染上这种毛病。"

"事实上，那个女人也给我带来过一些快乐。"爱德华沉思着说。他告诉哥哥自己如何爱上艾莉斯，如何假装信奉上帝，他们如何审问他，捷哈切科瓦如何



希望对他进行再教育，艾莉斯如何以为他是位殉道者，才委身于他的。只有一点他只字未提，那就是他如何强迫女校长背诵主祷文的，因为从哥哥的眼神中，他看到了异议。他立马住嘴。他哥哥说：

“我也许有许许多多毛病，但有一种我没有：我从不掩饰自己，对谁都心口如一。”

爱德华很喜欢他的哥哥，他的异议令他伤心，于是他极力为自己申辩。两人争论了起来。最后爱德华说：

“我知道，哥哥，你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你为此而感到自豪。可是问自己一个问题吧：人们究竟为何要说实话?又是什么迫使我们这样做的?我们为何要将说实话当作一种品行?想象一下吧，假如你碰到一个疯子，他声称他是条鱼，我们大家都是鱼，你会去同他一般见识吗?你会在他面前脱下衣服，让他看你并没有鱼鳍吗?你会对他心口如一吗?嘿，告诉我!”

他哥哥一声不吭。爱德华继续说道：“假如你告诉他全部真实，假如你告诉他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你会同一位疯子开始一场严肃的谈话，到最后你也会发疯的。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周围的世界。假如我执意要对一个人讲真话，这就意味着我很认真地对待他。而认真严肃地对待如此微不足道的事就意味着自己不够严肃。所以，你瞧，如果我不想认真对待疯子，不想成为一名疯子的话，我就必须撒谎。”



十

这是星期天下午。两位恋人动身回城。车厢内就他们俩(姑娘又兴高采烈地聊开了)。爱德华清楚地记得，不久以前他怎样渴望着能在艾莉斯身上发现生活严肃的一面，而他的职业永远无法向他展示这种严肃性。艾莉斯是他自愿选择的对象，但如今他不无遗憾地意识到(火车车轮撞击着钢轨连接处，发出田园诗般的铿锵声)，他同艾莉斯的恋事毫无价值，纯粹出于巧合和误会，没有任何重要性和意义可言。他听着艾莉斯的话语，望着她的举动(她紧紧捏着他的手)，忽然感到这些都是缺乏意义的符号，就像空头支票，就像没有重量的薄纸，他无法赋予它们以任何意义，正如上帝无法赋予女校长的祈祷以任何意义一样。他突然觉得实际上他在新工作地点遇到的所有人都只是在吸墨纸上四处扩散的墨水线，都只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存在物，没有牢固实质的存在物。然而。更加糟糕的是，更加更加糟糕的是(他进一步想到)，他本人仅仅是所有这些影子般的人的影子。毕竟，他曾绞尽脑汁适应他们，仿效他们。即使他在内心嘲笑并极力挖苦





他们(以此为自己的同化开脱)，也无济于事。因为即使最恶意的模仿也是模仿，即使会嘲弄的影子也依然是影子，一个从属的、派生的、可怜的影子，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这是可耻的，极为可耻。火车车轮撞击着钢轨连接处，发出田园诗般的铿锵声(姑娘喋喋不休地聊着)。爱德华说：

“艾莉斯，你幸福吗?”

“当然，”艾莉斯说。

“我很痛苦，”爱德华说。



"什么，你疯了吗?"艾莉斯说。

"我们不该干出这种事来。这不该发生。"

"你中了什么邪了?说到底，都是你想干的!"

"不错，我想过，"爱德华说，"但那是我平生最大的错误，上帝永远不会原谅我的。这是罪孽，艾莉斯。"

"行啦，你到底怎么啦?"姑娘心平气和地说，"你自己过去常说上帝最最需要的就是爱。"

当爱德华听到艾莉斯直到现在还有板有眼地盗用他先前用来上阵(却遭惨败)的神学诡辩时，不由得怒火中烧："我过去是为了考验你才这么说的。如今我已完全明白你是怎样出色地做到忠于上帝的！一个能够背叛上帝的人背叛起人来，更要容易一百倍。"

艾莉斯立马予以回敬。倘若她没有回敬，会更好一些，而她现在这个样子却只能激起他更大的怒火。爱德华连珠炮似的说着(最后用上了诸如"倒胃口"、"肉体反感"等词汇)，直说得艾莉斯那张平静柔和的脸开始呜咽，流泪，呻吟。

"再见了，"他在火车站对她说完，便将她独自抛下了。她伤心地哭着。回家几个小时后，当莫名其妙的怒火平息时，他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他想象着她的肉体。那天早晨还一丝不挂地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哩。当他明白由于他自己主动驱逐了这个美丽



的肉体，它已永远地失去时，不禁在心中骂自己是白痴，甚至想要打自己一个耳光。

然而，发生的一切已经发生了。要想纠正什么已不再可能。

尽管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光是想到那个楚楚动人却遭遗弃的肉体就会使爱德华感到某种悲哀，但他的心理很快就平衡了。假如说对肉体爱的需要曾折磨过他，使他陷于渴念状态，那也只是一位初来乍到者暂时的需要。爱德华再也不受这种需要的折磨了。他每星期去看望女校长一次(习惯已使他将自己的肉体从起先的忧虑中解放出来)，并决心继续看望，直到他在学校的位置完全明朗。除此之外，随着成功率的增长，他追逐着各式各样的女人和姑娘。由于这两方面的作用，他开始加倍珍惜独处的时光，喜欢独自漫步，有时(好吧，让我们在最后一刻注意这一点)还顺便光顾一下教堂。

噢，可别随意领会，爱德华并没有开始相信上帝。我们的故事并不想在如此故弄玄虚的悖论的效果中圆满结束。然而即使爱德华几乎确信上帝并不存在，但只要一想起上帝，他毕竟不会感到幸福和眷恋。

上帝就是本质。而爱德华(自从他和女校长及艾莉斯的插曲之后，又过了若干年)无论在风流韵事中，在教学中，还是在思索中，都从未发现过任何本质性的



东西。他太聪明了，决不会承认自己在非本质性的事物中看到了本质. 他又太软弱了，竟然不再秘而不宣地渴望本质性的事物。

哦，女士们，先生们，当一个人无法认真对待一切时，他的生活是悲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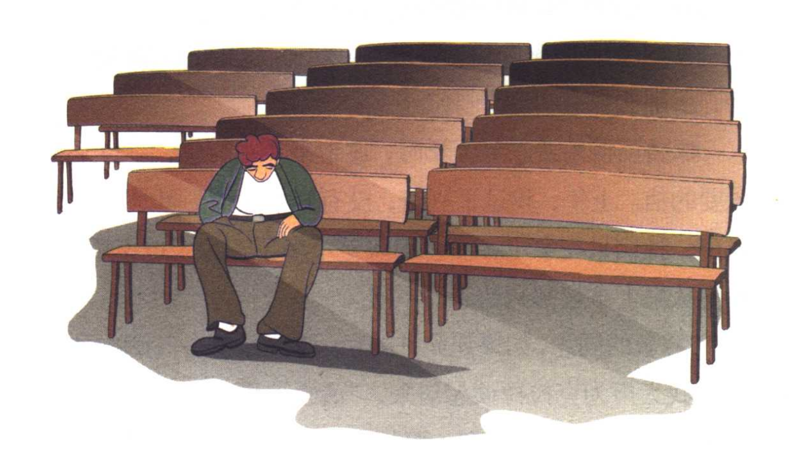
这就是爱德华渴望上帝的缘由，因为惟有上帝不受令人心烦意乱的显露和只能存在的职责的约束。因为惟有上帝(他，独自一人，并不存在)成为这个非本质性的(那样大量地存在着)世界的本质性的对立面。





所以爱德华偶尔端坐在教堂里，略有所思地望着圆顶。就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刻同他告别吧。这是下午，教堂里空旷而寂静。爱德华正坐在椅子上，心中涌起无限的悲哀，因为上帝并不存在。此时此刻，他的悲哀如此强烈，忽然那张名副其实的上帝的活生生的面孔从悲哀深处显现。瞧!是呀。爱德华在微笑!他在微笑，他的微笑充满了幸福……

请你记住他，记住他的微笑。





没人会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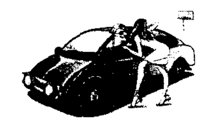
一

“再给我来点儿斯烈伏维茨酒，”克拉拉说。我并不反对。对于我们来说，开瓶酒喝，实属家常便饭。尤其是这次，理由就更充分了。我那天刚收到一笔可观的稿费。一家视觉艺术杂志分期连载了我的一篇论文，这回付给的是最后一部分的稿费。

发表这篇论文可费了不少周折——我写的东西争议颇多。正因如此，我原先写的研究文章一直被《视觉艺术杂志》拒之门外。那里的编辑昏庸老朽，谨小慎微。于是，我只能拿到一家同他们竞争的小型期刊上去发表。这里的编辑年轻有为，不那么保守。

邮递员将稿费送到大学时，还带来了一封信，一封无关紧要的信。上午，我过于兴奋，没有好好读信。可眼下将近午夜，我们呆在家里，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为了逗逗乐子，我便从桌上拿起那封信来。

“尊敬的同志，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称您——我的同行吧！”我大声为克拉拉读起信来，“请原谅我，一个您素不相识的人，给您写信。我有一事相求，请您读一读随信附上的文章。的确，我与您并不相识，可您的判断、思索、结论竟与我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令我震惊，同时也使我对您深表



敬意。我真是感到惊喜万分。比如，即便我对您的结论和您卓越的比较分析感到叹服，我依然希望强调一下捷克艺术始终同人民群众紧密相联。拜读您的论文之前，我就表述过这一观点。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这一点，我甚至还能提供旁证。然而，这只是一些旁注，因为您的论文……”接下来又夸奖了一番我的卓绝之处，然后提出了一个要求。我能否帮帮忙，为他的文章写篇评论，也就是说为《视觉艺术杂志》写篇专家评价文章。该刊六十月来一直低估他的文章，拒不发表。他们对他说我的意见起决定性作用，所以眼下我成了这位作者惟一的希望，成了漆黑中的一线光亮。

我们取笑着查图雷茨基先生，他那透着贵族味儿的名字也让我们觉得好玩。不过，这也只是玩笑罢了，并没有任何恶意，因为他给予我的慷慨赞扬，还有绝妙的斯烈伏维茨酒已使我心软体酥了。在那难以忘怀的时刻，我爱整个世界，当然喽，尤其爱克拉拉，因为她此刻就坐在我面前，而其余的世界都被我那阁楼的四面墙壁挡在视线之外了。还因为那一时刻，我没有什么好犒赏世界的，我就犒赏克拉拉吧，至少用一些许诺。

克拉拉是位年方二十的良家姑娘。我说了些什么呀，怎么是良家?应该说是名门。她父亲曾是一位银行经理，50年代，作为上流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被发配到了捷拉考维茨村，该村离布拉格有相当一段路程。结果，他女儿受到牵连，到布拉格一家大型服装厂当上了女缝衣工。我无法容忍任何偏见。我不相信父亲财产的多少会在孩子的基因上留下烙印。我问你，今天,谁是名副其实的庶民?谁又是不折不扣的



显贵?一切都已混在一起,互相错位，有时很难从社会学角度来认识问题。我根本没觉得自己正坐在一个阶级敌人的面前。相反，我正坐在一位漂亮的女缝衣工面前，千方百计地讨她的喜欢，乐滋滋地给她描述我答应通过关系为她找的那份工作的种种好处。我使她相信，让她这样一位漂亮女孩在缝纫机上消耗掉自己的花容月貌实在荒唐。我决心要让她当上一名模特儿。

克拉拉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我们在令人愉快的理解中度过了一个良宵。



二

人经过现在时，眼睛被布蒙着。他只能感觉和猜测他实际经历的一切。只是到了后来，当蒙眼布解下时，他才能清楚地看见过去，搞清他经历了什么，并发现其中的意义。

那天晚上，我还自以为是在为成功而干杯哩，万万没有想到这只是一场灾祸的序幕。

由于我毫无戒心，所以第二天醒来时，情绪极佳。克拉拉依然在我身旁心满意足地休息着。我拿起那篇随信寄来的文章，以一种满不在乎却又觉得好玩的神情泛泛地浏览了一遍。

文章题为《米科拉施·阿莱什，捷克绘画大师》。就连我所花的漫不经心的半个小时它都不值。全是些胡拼乱凑的陈词滥调，毫无连贯性可言，连一星半点表述一些独特见解的意图都看不见。

显而易见，这纯粹是一派胡言。就在那一天，《视觉艺术杂志》的编辑卡娄塞克博士(在其他方面是一位特别恶毒的家伙)打电话给我，同意我的看法。他把电话打到了学校：“我说，你收到那个叫查图雷茨基的家伙的论文了吗?……那你得留点神儿。他已连续在五位讲师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了，可还是死盯着我们不放。现在他的脑子里又冒出了这样的想法，



认定你是惟一的真正的权威。用两句话打发他吧，就说他的文章尽是废话。你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如何心狠一些。这样，我们都会得到一些安宁。”

然而我的内心却表示反对：为何就非得让我来充当查图雷茨基先生的死刑执行者呢?难道我为此领到过什么编辑薪金吗？另外，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出于过分的谨慎，曾拒绝在《视觉艺术杂志》上发表我的文章。再说，查图雷茨基的名字在我的记忆中已同克拉拉、同斯烈伏维茨酒以及一个美好的夜晚紧紧联在了一起。最后，我不想否认，这也合乎人之常情——把我视作“名副其实的权威”的人还真是屈指可数：我为何要失去这惟一的一个呢?

我巧妙地用模棱两可的语气结束了谈话。卡娄塞克以为是种许诺，而我却当作托词。我放下电话机，心里明白自己是永远也不会为查图雷茨基先生写评论的。

我从抽屉中取出些信纸，给查图雷茨基先生写了封信。在信中，我避免对他的作品作任何评判，推托说我对十九世纪艺术的看法通常是被认作奇谈怪论和偏离正道的，因而我出面说情——尤其是跟《视觉艺术杂志》的编辑打交道——只会有损而不大可能有利于他的事业。与此同时，我又为查图雷茨基先生写了一大堆充满友好的客套话，从这些客套话中他又不可能不感到我的赞同。

我把信一投进邮筒，就忘了查图雷茨基先生。可查图雷茨基先生并没有忘记我。



三

一天，我正要结束讲课——我在一所学院讲授艺术史——就听得有人敲门。原来是我们的秘书玛丽。玛丽是位上了年纪的和蔼可亲的女士。她偶尔为我煮点咖啡，每当电话中传来一些令人生厌的女人声音时，便会说我不在。玛丽在门口探了探脑袋，说是有位先生正在找我。

我并不怕见先生。于是，我告别了学生们，心情舒畅地走进了走廊。一位个子不高的男人，身着一套破旧不堪的黑色西服和白色衬衣，朝我躬了躬身。他极为恭敬地告诉我他叫查图雷茨基。

我把来访者让进一个空房间，请他在扶手椅上坐下，然后兴致勃勃地同他谈起了一切可以谈论的事情，譬如，今年夏天天气真糟呀，布拉格现在正举办什么展览呀。对我的所有闲聊，查图雷茨基先生都彬彬有礼地表示赞同。可很快他便千方百计地将我的每一句话都同他的文章联在一起。这篇文章就像一块难以抵抗的磁铁那样，无形地存在于我们中间。

“能为您的大作写评论，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高兴的了，”我最后说道，“不过，正如我在信里向您解释过的那样，人们并不把我当作捷克十九世纪方面的行家。再说，我跟《视



觉艺术杂志》的编辑们关系很僵。他们把我看成是顽固不化的现代派。所以出自我手的一篇肯定性的评论只会损害您的。”

“噢，您太谦虚了，”查图雷茨基先生说道，“像您这样一位专家，怎么能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如此阴暗呢！在编辑部，他们告诉我一切都取决于您的评论了。要是您肯定我的文章，他们就予以发表。您是我惟一的指望了。我经过整整三年的研究，花费了整整三年的心血，才写成这篇文章的。眼下，一切都仰仗您了。”

一个人找起借口来竟会这么随便，这么漏洞百出。我不知怎样回答查图雷茨基先生。我下意识地看了看他的脸，注意到凝视着我的不仅是一副傻乎乎的老式小眼镜，还有额头一道苍劲有力、笔直深长的皱纹。短短一瞬间的审视就使我感到不寒而栗。这道凝重而又倔强的皱纹不仅表明了它的主人在研究米科拉施.阿莱什的绘画时所经历的智力磨难，而且也显露出他非凡的坚强意志。我一下子心慌意乱，找不到任何更聪明的借口了。我明白我不会写这篇评论的，但我同样明白自己没有勇气当着这个可怜兮兮的小个子男人的面说出口来。

于是，我只好堆起笑脸，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查图雷茨基先生向我表示感谢，说他过不了多久还会来的。我们微笑着道了别。

过了两三天，他果然又来了。我巧妙地躲开了他。可第二天，我听说他又在学校里满处找我哩。我意识到苦日子要来临了。我迅速找到了玛丽，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亲爱的玛丽，求你了，要是那个男人再来找我的话，就说我到德国从事某项研究去了，一个月后才回来。你得明白这一点：我的讲课全都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这你是知道的。我将偷偷地将它们调到星期四和星期五。这事只有学生们知道，别告诉任何人，课程表照旧不动。我不得不违反规定啦。”



四

查图雷茨基先生果然不久就又找上门来了。当秘书告诉他我忽然去了德国时，他感到十分沮丧。“可这是不可能的呀!克利马先生得写篇有关我的评论。他怎么能就这样走了呢?”“我不知道,”玛丽说,“不过,他一个月后就会回来的。”“还得一个月呀……”查图雷茨基先生悲叹道,“您不知道他在德国的地址吗?”“不知道,”玛丽回答。

就这样，我得到了一个月的安宁。可这一个月过得比我期待的要快得多。查图雷茨基先生又重新站在了办公室里。“不，他还没回来,”玛丽说。事后，她有事找我时，以哀求的口吻问道：“你的小男人又来过了，天晓得我还能对他说什么呀?”“玛丽，你就对他说我染上了黄疸病，在耶拿住院了。”“住院了!”几天之后，听到玛丽的谎话后，查图雷茨基先生不由得大叫了起来。“这是不可能的!难道你不知道克利马先生得写篇有关我的评论!”“查图雷茨基先生,”女秘书以责备的口吻说道，“克利马先生病得很重，正在国外的某家医院躺着，而您却一心想着您的评论。”查图雷茨基先生无话可说，只好悻悻地走了。可两个星期后他又在办公室里露面了：“我往耶拿发了封挂号信给克利马先生。这是个小镇，那里只可能有一家医院，信却被退了回来!”“你的小男人都



快把我逼疯了，”玛丽第二天对我说，“你不该生我的气，我还能对他说什么呢?我告诉他你回来了。眼下你就自己对付他吧。”

我没有生玛丽的气。她已尽心尽力了。再说，我还远远没有服输哩。我明白他抓不住我。我时时刻刻都生活在隐蔽之中。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我秘密地给学生讲课。而待到星期二和星期三，我就蹲在学校对面的一座房子的门口，幸灾乐祸地望着查图雷茨基先生在学校门前不住地东张西望，等着我出来。我真想戴上一顶圆顶硬礼帽，粘一簇胡子。我觉得自己就像谢洛克.福尔摩斯或隐形人，来无影，去无踪。我感到自己就像个淘气的小男孩。

可是，有一天，查图雷茨基先生终于守望得不耐烦了，气势汹汹地对玛丽质问道:“克利马同志到底在哪儿讲课?”“课程表上写着哩。”玛丽指着墙说道。所有的讲课时间都端端正正地写在一块大方格板上。

“我看到了，”查图雷茨基先生可不想随随便便就被搪塞过去，“不过，克利马同志无论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都不来此授课。他请病假了吗?”

“没有，”玛丽迟疑地说。接着，那个小男人又冲着玛丽发起火来。他指责她将课程表排得乱七八糟，冷言冷语地问她怎么连每位教师在指定时间的授课地点都不知道。还扬言要去告她。他大叫大嚷着。说他同样要去告克利马助教同志的状，因为他在该来上课的时候，总是无故缺席。他问校长是否在学校里。

不幸的是，校长正好在学校里。查图雷茨基先生叩开了



他的门，走了进去。十分钟之后，他回到玛丽的办公室，向她索要我的住址。

“里托米歇尔市斯卡尔尼克街20号，”玛丽说，“克利马先生在布拉格只有一个临时住址，他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请你告诉我克利马助教在布拉格的住址，”小男人用颤抖的声音嚷嚷道。

玛丽不知怎么搞的，竟一下子慌了神儿。她将我的阁楼、我的可怜的小小的避难所、我甜蜜的斗室的地址告诉了他。这一下，我可在劫难逃了。



五

没错，我的永久性住址是在里托米歇尔。那儿有我的母亲，我的朋友，以及我对父亲的怀念。一有机会，我就逃离布拉格，回到母亲那小小的家中写作。这样，我就一直将母亲的寓所当作自己的永久住址。而在布拉格，我未能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设法为自己弄到一套像模像样的单身公寓，而是寄宿在沃尔肖维茨区一间小小的、完全隐蔽的阁楼里。这间阁楼的存在我总是尽量不让外人知道。我没有在任何地方登记，这样就可以避免同那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和形形色色逢场作戏的女性同房或来访者进行不必要的会晤了。我得承认，这些女人来去匆匆，极没规律。由于这些原因，我在这幢楼里的名声有点问题。再加上我住在里托米歇尔时，曾好几次将我那间舒适的小屋借给朋友们，他们只顾寻欢作乐，闹得整幢房子鸡犬不宁。所有这一切都把一些住户给惹火了，他们向我发起了一场无声的战争。有时，他们鼓动地方委员会出面发表一些对我不利的意见。更有甚者，他们还向房管所递上了一份状子。

那时，克拉拉老远地从捷拉考维茨赶来上班，很不方便。于是，她便开始在我的阁楼过夜。刚开始，她还有点羞怯，



只是偶尔住住。然后，留下了一件衣服，接着，留下了几件衣服，没有多久，我的两套西服便被塞进了衣柜的角落，而我那小小的斗室竟变成了一间闺房。

我真喜欢克拉拉。她长得很漂亮。当我们一起外出时，不断有人回过头来，我的心里总是乐滋滋的。她至少比我小13岁，这更增加了学生们对我的敬意。我有一千个理由要照顾好她。但我不想让人知道她正和我同居。我害怕那幢房子里的流言蜚语，害怕有人会借此机会向我那位善良的老房东发起进攻。他一大半时间都不住在布拉格，总是谨小慎微，从来都对我不管不问。我害怕有朝一日，他会忧心忡忡地来到我面前，要求我把那位小姐请走，以便保住他的好名声。

因此我严格地规定克拉拉不得为任何人开门。

一天，她独自呆在屋里。那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可阁楼里却相当闷热。她懒洋洋地躺在我的睡椅上，身上几乎一丝不挂，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就在这时，忽然响起了一阵"砰砰"的敲门声。

这倒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没装门铃，谁来了都得敲门。所以，克拉拉没打算把敲门声当回事儿，继续审视着天花板。然而敲门声不但没有中断，反而更加执着了。克拉拉有点紧张了。她想象着一位男子正站在门后面，缓缓地、有意识地翻起夹克领子，见到她后一定会猛扑过来，责问她为何不开门，究竟在藏什么东西，有没有登记。一种罪愆感顿时袭上了她的心头。她把目光从天花板上移下，试图回想一下自己将衣服搁哪儿了。然而，敲门声依然那么固执地响着。慌乱之下，克拉拉什么也没找到，只找到了我那挂在门脸的



雨衣。她穿上雨衣，打开了房门。

出现在她面前的不是一张凶狠恶毒、兴师问罪的脸，而是一个小个子男人。来人鞠了一个躬，问道："克利马先生在家吗?" "不，他不在家。" "太遗憾了，" 小男人说完便因冒然打扰而向她表示歉意，"事情是这样的，克利马先生得写篇有关我的评论。他答应过我的。这事很急。要是您允许的话，我起码可以给他留个条吧。"

克拉拉将纸和笔递给了他。那天晚上，我从便条上获悉那篇有关米科拉施·阿莱什的文章的命运就掌握在我一人的手中，查图雷茨基先生正以极为恭敬的心情期待着我的评论并且将再度到大学里拜访我。



六

第二天，玛丽将查图雷茨基先生如何威胁她、如何去告她的事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了我。她的声音颤抖，眼泪差点就要掉下来了。我顿时火冒三丈。我意识到这位迄今为止一直笑话我的捉迷藏游戏的女秘书(我敢打睹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善意，而非简单的逗乐)，现在却受到了伤害。可以想象她把我看作了她所有麻烦的祸根。这时，我又想起了阁楼的暴露，想起了十分钟之久的敲门声，想起了克拉拉的惊吓——我的愤慨不由得变成了狂怒。

正当我在玛丽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紧咬双唇，满腔怒火，寻思着怎样报复时，门突然开了，查图雷茨基先生出现在我们面前。

一见到我，他的脸上闪过一道幸福的光泽。他又是鞠躬，又是问候。他来得早了一点，在我还没来得及想好复仇计划时，他就来了。

他问我昨天有没有收到他留的条子。

我一声不吭。他又重复了一遍问题。“收到了，”我答道。

“请问，您准备写评论吗?”

我打量着站在我面前的他：病弱、固执，一副哀求的神情。我看到了那道刻在他额头的笔直的皱纹——一条惟一热



情的线条——我审视着这一线条，发现这一笔直的线条完全由两点确定：我的评论，他的文章。除了这道狂乱的直线，他的生活中没有其他瑕疵，只有圣洁的苦行主义。忽然，我的脑子里冒出了一个鬼点子。

“希望您明白从昨天起我已无法同您对话了，”我说道。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别装模作样了。她什么都告诉了我。您没有必要矢口否认。”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小个子男人又一次说道，可这一次语气显得更加果断了。

我用一种温和的、近乎友好的口吻说道：“您瞧，查图雷茨基先生，我并不怪您。我同样也追求女人，所以完全理解你。换了我，要是房间里只有我和她，而她正好光着身子穿着一件男式雨衣，我也会千方百计勾引这么一个漂亮姑娘的。”

“这是诬陷，”小个子脸色苍白。

“不，这是事实，查图雷茨基先生。”

“是小姐这么对您说的吗?”

“她什么都不对我隐瞒。”

“助教同志，这是诬陷!我是名已婚男子。我有妻子!我有孩子!”小个子朝前迈了一步，我不得不向后退了一步。

“这样对您更糟，查图雷茨基先生。”

“您说更糟，是什么意思?”

“我想成家之后，在追逐女人方面就该有所收敛了吧。”

“少来这一套！”查图雷茨基先生威胁道。



“好吧，”我退一步说，“婚姻不一定总是障碍嘛。有时，恰恰相反，它能成为所有事情的托词。可这毫无区别。我已对您说过，我并不生您的气，而且相当理解您。只有一件事我不能理解。在企图勾引别人的女人后，您居然还想让人写评论?”

“助教同志!科学院刊物《视觉艺术杂志》的编辑，卡娄塞克博士要求您写这篇评论。因此您非写不可!”

“是评论还是女人?您总不能两者皆要吧。”

“这是什么行为，同志！”查图雷茨基先生气急败坏地尖叫了起来。

奇怪的是我蓦然觉得查图雷茨基先生确实企图勾引过克拉拉。我怀着满腔的怒火，冲着他吼道：“您竟然厚颜无耻地斥责起我来了?您该当着我的秘书老老实实地向我道歉才是呀！”

我转过身去，背对着查图雷茨基先生。他被搞得晕头转向，摇摇晃晃着走了出去。

“这下好啦，”我松了口气，就像一位将军赢得一场硬仗似的。我对玛丽说道：“或许他再也不会问我要评论了。”

玛丽笑了笑。没多一会儿，她怯生生地问我：“你究竟为何死活不愿写这篇评论呢?”

“因为，我亲爱的玛丽，他写的尽是废话。”

“那你为何不在评论中指出这一点呢?”

“凭什么非得我写?凭什么要去得罪人呢?”——可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查图雷茨基先生还是我的敌人。我的这场拒写评论的斗争实际上毫无目的，荒唐可笑——不幸的是我已



无计可施，无路可走，既不能停止这场斗争，也不愿就此败下阵来。

玛丽面带着宽容的微笑望着我，就像妇女看待孩子们的鲁莽似的。忽然，门“砰”的一声打开了，查图雷茨基先生挥舞着手臂站在门口。“该道歉的不是我，而是您!”他用颤抖的声音大叫了一声，然后又一次消失了。



七

我记不太清楚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当天，或几天之后，我们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封没写地址的信。

里面装着一张写得歪歪扭扭，甚至有些粗糙的纸条：

亲爱的女士：

星期天来我家一趟，讲讲侮辱我丈夫的事。我整天都在家里。要是您不来的话，我就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了。

安娜·查图雷茨基

布拉格三区，达里米洛瓦街74号

克拉拉吓坏了，开始骂我太缺德。我挥了挥手，煞有介事地声称生活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乐趣，要是生活懒得这么做的话，我们就只能帮它一把。人得时不时地有意制造一些事件，这些事件犹如快马一般，缺少了它们，人就只能像疲惫不堪的步兵似的在泥沼中费劲地走着。克拉拉说她可不想制造任何事件。我向她保证决不会让她同查图雷茨基先生或夫人直接见面的，那匹我已跃上其背的事件之马就由我一人来驾驭吧。



早晨，正要出门时，门房叫住了我们。门房不是什么敌人。我曾出于深谋远虑，用五十克朗的票子贿赂过他。这样，直到现在，我始终生活在自信之中，他已学会对我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从没有往我在公寓里的那些敌人燃起的火上浇过油。

“昨天，有对夫妇来这里找过你们，”他说。

“什么样的夫妇?”

“一个小个子和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什么模样?”

“比男的高两头。看上去特别有劲，满脸的凶相。五花八门的事她都打听。”他转向克拉拉，“主要打听您的事。问您是何许人也，叫什么名字。”

“天哪，您对她说了些什么?”克拉拉大惊小怪地问道。

“我能说什么呀?我怎么知道来看克利马先生的是谁?我对她说每天晚上来的人都不一样。”

“太棒了!”我大笑着从衣兜里掏出了十克朗。“以后就这么说。”

“别怕，”我接着对克拉拉说，“星期天你哪儿也别去，谁也找不到你的。”

星期天来临了，星期天过后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什么事也没发生。“你瞧，”我对克拉拉说。然后就到了星期四。我正以通常的秘密授课方式给学生们讲授着，那些年轻的野兽派艺术家们是如何在真诚无私的友谊氛围中，凭着狂热的激情，将色彩从以前的印象派中解放出来的。突然，玛丽推门走了进来，悄悄地对我说：“那个查图雷茨基的妻子



来了。”“可我并不在呀，”我说，“让她看课程表好了!”玛丽摇了摇头，“我给她看了。可她偷偷看了一下你的办公室，发现你的雨衣在衣架上挂着。就在那时，泽勒尼助教正好路过，十分肯定地对她说这确实是你的雨衣。这不，眼下她正坐在走廊里等着你哩!”

倘若命运能以更为系统化的方式追捕我的话，我是很有可能会获得成功的。死胡同往往最能激发我的灵感。我对我的得意门生说道：

“请你帮我一个小忙。跑到我的办公室去，穿上我的雨衣，然后走出大楼。某位女士会硬说你就是我，而你的任务是死活也不承认。”

那位学生立马出发了。大约一刻钟后，回到了我面前。他告诉我使命已经完成，道路畅通无阻，那个女人已离开了大楼。

这一次我算是赢了。可接着又到了星期五。那天下午，克拉拉下班回来时，浑身颤抖得就像树叶似的。

在服装厂整洁的办公室里专门接待顾客的先生突然打开了通向东间的门。我的克拉拉和另外十五名女缝衣工正在缝纫机上埋头干活。那位平时彬彬有礼的先生喊道：

“你们中有谁住在普希金街5号吗?”

克拉拉知道这与她有关，因为我的地址正是普希金街5号。然而，出于谨慎，她没有吱声。她心里明白她和我同居的事是个秘密，谁都不知道。

“你们瞧，我就是这么对她说的，”那位精明的先生见无人答话，嘟哝了一声，走了出去。事后，克拉拉听说有位态



度强硬的女人在电话中要求他查一查职工名录，她唠叨了足足一刻钟，试图让他相信厂里肯定有位女工住在普希金街5号。

查图雷茨基夫人的阴影投到了我们田园诗般的小屋。

“可她是怎么知道你的工作单位的呢?毕竟，这幢楼里还没有人了解你呀!”我不由得嚷嚷道。

的确，我完全相信谁都不了解我们的情况。我就像一个怪人那样生活着，自以为住在高墙之内，无人察觉，却偏偏遗漏了一个细节：墙是用透明玻璃造的。

我曾经贿赂过门房，让他不要泄露克拉拉和我同居的事;我曾经强迫克拉拉过着偷偷摸摸、躲躲藏藏的艰难生活，可与此同时，全楼上下谁都对她一清二楚。有一回，她竟然没心没肺地和二楼的一个女人聊起天来了，这就足够了——于是，他们知道了克拉拉的工作单位。

没有想到，我们的生活已有相当一段时间成为公开的秘密了。现在就剩下克拉拉的名字那些迫害狂们还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他们也不清楚:那就是她和我并没有登记。这两点是仅剩的最后秘密了。多亏了它们，我们暂时还躲避着查图雷茨基夫人。她发动攻势时，这么有板有眼，有条有理，不禁使我惊慌失措。

我明白形势将会十分严峻。我那匹事件之马没有上好鞍，真该死!



八

这是星期五的事了。星期六当克拉拉下班回来时，又浑身颤抖着。以下就是事情的经过：

查图雷茨基夫人同她丈夫一起找到厂里去了。她事先打过电话，要求经理允许她和丈夫进入车间，察看所有女缝衣工的脸。这个要求还真让经理同志吃了一惊，可查图雷茨基夫人摆出了这样一副架势，他也不好拒绝。她含含糊糊说着什么侮辱啦、什么没法活啦、什么上法庭啦。查图雷茨基先生站在她身旁，眉头紧锁着，一声也不吭。

他们被带进了车间。女缝衣工们一个个面无表情地抬起头来。克拉拉一眼认出了那个小个子男人。她的脸刷的一下白了。立马又埋头做起针线活来，竭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就是你们要找的地方，”经理彬彬有礼却又不无讥讽地对那对绷着脸的夫妻说道。查图雷茨基夫人明白她必须先声夺人，于是便催促丈夫：“看仔细喽！”查图雷茨基先生皱着眉头，四下张望着。“她们中有吗?”查图雷茨基夫人低声问道。

即使戴着眼镜，查图雷茨基先生还是看不太清，要察看这么大的车间，实在力不从心。话说回来，这个车间也的确



不容易检查，到处都堆着废料，长长的横杆上挂满了衣服，那些坐立不安的女工们又没有整整齐齐地脸朝门坐着，而是什么姿势都有，她们一会儿转过身来，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这样，不知不觉地就互相挡住了脸。因此，查图雷茨先生不得不凑上前去，尽量做到一个不漏。

当女工们意识到有人在检查她们，而且又是这么难看、这么缺乏魅力的家伙时，她们隐约感到受到了侮辱，讥笑声、起哄声顿时此起彼落。其中有个五大三粗的姑娘很不客气地骂了一句：

“他正满布拉格找那个让他搞大肚子的骚货哩!”

女工们闹哄哄的粗话和讥笑弄得那两口子不知所措。他们垂头丧气地站着。然后，又带着一种特殊的尊严，重新打起精神来。

“他娘，”那个粗鲁的姑娘又冲着查图雷茨基夫人嚷嚷道，“您也太不会带孩子啦!要是我，决不会让这么听话的小孩出门的。”

“再看看，”她低声对丈夫说道。他拉长着脸，怯生生地朝前一步步走着，就像受到夹道鞭打似的，可还是坚定不移——他一张脸也没漏掉。

经理一直微笑着，在一边袖手旁观。他了解自己的女工，知道谁都拿她们毫无办法。因此，他装着没有听见她们的起哄声，问查图雷茨基先生：“现在请告诉我，这个女人长的是什么模样?”

查图雷茨基先生转向经理，慢吞吞但又很认真地说：”她很漂亮……非常漂亮……”



这时，克拉拉缩在一个角落里，低着头，不停地干着活，一副惶恐不安的神情，没有同那群调皮的女工们一道起哄。哦，她也实在太不会装出若无其事、不屑一顾的样子啦。查图雷茨基先生离她只有一步之遥了。马上就该看到她的脸了。

“您仅仅记得她很漂亮，这还不够，”彬彬有礼的经理同志对查图雷茨基先生说道，“漂亮女人有的是。她是高个子呢，还是矮个子?”

“高个子，”查图雷茨基先生回答。

“她的头发是浅黑色的呢，还是金黄色?”查图雷茨基想了一想，说：“金黄色。”

故事的这一部分可以作为有关美的力量的寓言了。查图雷茨基先生第一次在我的阁楼上见到克拉拉时，感到如此眼花缭乱，以至于没有真正看清她。美在她面前立起了某道不透明的屏障。一道光的屏障，她隐藏于其后，犹如罩着一层厚厚的面纱。

因为克拉拉既不是高个子，也不是什么金黄色头发。只是借助于美的内在力量，她才在查图雷茨基先生眼里显得高大无比。而那道从美中散发出来的光芒为她的秀发抹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

克拉拉身穿黄色工作服，缩在角落里，在草草缝着一件衬衣。当小个子男人最后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并没有认出她来，因为他实际上从未见过她。



17

听完克拉拉支离破碎、勉强让人明白的叙述后，我说："你瞧，我们挺幸运的。"

可克拉拉哭着鼻子说："这叫什么幸运吗?即使他们今天找不到我，明天也会找到的。"

"我倒想知道他们有什么法子。"

"他们会来你这儿找我的。"

"我不会为任何人开门。"

"要是他们叫警察的话，怎么办呢?"

"让他们来好了，我还要拿此事开开玩笑哩!说到底，这只是开开玩笑，逗逗乐子罢了。"

"今天可没有时间开玩笑，现在事情已变得很严重了。他们会说我企图败坏他的名声。当他们看到他那副尊容时，怎么会相信他有能耐勾引女人呢?"

"你说得对，克拉拉，"我说道，"也许他们会拘留你的。可是瞧，卡瑞尔·哈弗利切克·鲍罗弗斯基也进过监狱，想想看，他落到了什么地步。你在上学的时候，一定听说过他的事迹吧。"

"别瞎扯了，"克拉拉说道，"你知道我的情况很不妙。我肯定会被纪律委员会叫去，这事还会写进档案的。那样一来，



我一辈子也休想离开车间了。不管怎么说，我很想知道你答应帮我找的模特儿工作现在办得怎么样了。我不能再住在你这里了，我会时时刻刻担心他们会找上门来的。今天，我就回捷拉科维茨去。”这是第一次谈话。

那天下午，开完全系大会后，我又进行了第二次谈话。

系主任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艺术史家，同时也是个聪明人。他把我邀到了他的办公室。

“希望你明白你最近发表的那篇研究文章并没有给你带来什么裨益，”他对我说道。

“是的，我明白，”我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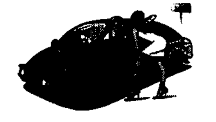
“许多教授认为这篇文章影射了他们。校长索性认为文章攻击了他的观点。”

“有什么办法弥补吗？”我问道。

“什么办法也没有了，”教授答道，“而你的三年任期已满，许多候选人都争着要得到这个位置哩。按照惯例，校委会总是将这一位置给予已经在学校教过课的人。但你能这么确信这一惯例将会适用于你吗?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些。至今为止，形势一直对你很有利，你正常出勤，很受学生们的爱戴，也教给了他们一些货真价实的东西。可眼下就连这一点你都指不上啦。校长已告诉我你连续三个月来一堂课也没上，而且无缘无故。唉，单凭这点就可以立即解聘你。”

我连忙向教授解释，我一堂课也没少上，那都是一场玩笑，我把查图雷茨基和克拉拉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好吧，我相信你，”教授说，“但我相信你又管什么用呢?现在全校到处都在议论你不授课，不干事。这事已经在工会



会议上讨论过了；昨天，他们又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校评议会。”

“可他们为何不先找我谈谈呢?”

“还同你谈什么呀?他们什么都清楚了。现在，他们只是在考察你的全部表现，设法找出你的过去同你的现在之间的联系。”

“他们又能在我的过去中找出什么污点呢?您本人也知道我是多么热爱我的工作!我从未开过小差!我问心无愧呀。”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许多方面，”教授说道，“我们每个人的过去都既可以被写成人们爱戴的政治家的传记，也可以被写成令人痛恨的罪犯的历史。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你只要彻底地检查一下自己。谁也不否认你喜爱本职工作。可要是这只是你逃避罪责的一种投机，那又怎么办呢?开会时，常常见不到你的人影。即使来了，大部分时间也不声不响。谁也不了解你的真实想法。我本人就记得好几次讨论某个严肃问题时，你冷不丁地开个玩笑，弄得大家相当尴尬。当然喽，这种尴尬局面很快便被忘得一干二净。然而今天，当人们重新审查你的过去时，这些事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再想想看，怎么会有好几个女人来学校找过你，而你又是怎样将她们拒之门外的。还有你最近的文章，任何人，只要愿意，都有充分的理由断定它的前提十分可疑。当然喽，所有这些都是些孤立的事实。但是只要对照一下你今天的错误，它们立刻就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力地证明你的品质和态度。”

“可那算什么错呀!一切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释清楚的!事实都是很简单、很清楚的!”

“同态度相比，事实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要想辟谣，要想



改变人们的看法，就像同相信圣灵怀胎说的信徒争辩一样徒劳无益，你纯粹已成为信仰的牺牲品了，助教同志。”

“您说的有一定道理，”我说道，“但要是一种看法像信仰行为那样和我作对的话，我将用理智同信仰搏斗。我将向所有的人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如果大家还有点人情味的话，他们会一笑置之的。”

“那就随你的便吧。但你会发现不是人们没有人情味，就是你自己对人缺乏了解。他们不会笑的。如果你把一切如实地摆在他们面前的话，那么，看起来就像是你不仅没有照课程表上规定的那样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就是说，该做的事你没有做——而且更有甚者，你秘密授课，这就是说，不该做的事你却做了。人们还会觉得你侮辱了一位请求你帮助的人。在人们看来，你的私生活也不正规，你居然让一个没登记的姑娘和你同居，这会给工会女主席留下非常不良的印象的。这样，问题反而会变得更加复杂，天知道还会出现什么传言。不管是什么传言，那些被你的观点激怒而又羞于与你公开论争的人肯定会趁机加以利用的。”

我知道教授并不是想要警告或欺骗我。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却觉得他有点怪，所以就不想同他的怀疑主义妥协。和查图雷茨基先生的纠纷已让我彻底寒心了，但毕竟还没有把我打垮。由于是我自己主动骑上这匹马的，我就不能让它挣脱缰绳，随心所欲地将我甩到地上。我已作好准备，要和它较量一番。而这匹马也不甘示弱。我一回到家，就看见信箱里有份通知，要我到地方委员会开会。至于是什么样的会议，我已心中有数了。



十

我没有弄错。地方委员会在一家旧店铺里开会。委员们围坐在一张长桌旁。我进来时，他们个个阴沉着脸。一位白发苍苍、下巴尖削的戴眼镜的男人指了指一把椅子。我说了声谢谢就坐下了。此公首先发了言。他对我说地方委员会已观察了我一段时间了，对我的不正规的私生活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说我的行为在左邻右舍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们曾经告诉过我一回，说我屋里的吵闹声使得他们无法入睡；所有这一切已经足以使地方委员会对我形成一种适当的看法了。而现在，更加重要的是，查图雷茨基夫人同志，一位科研工作者的妻子，也来求助于他们了。早在六个月前，我就该写篇有关她丈夫科学著作的评论，而我却没写，尽管我清楚地知道上述著作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我的评论。

“您所说的科学著作是什么鬼名堂呀!”我打断了尖下巴的话，“那全是东抄西凑。”

“这可真有意思，同志，”一位三十岁模样，穿着时髦、金发碧眼的女士加入了谈话，她的脸上永远挂着得意扬扬的微笑，“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您是从事什么专业的?”

“我是名理论工作者。”

“查图雷茨基同志呢?”



"我不知道。也许他也在搞些类似的东西吧。"

"你们瞧,"金发女士情不自禁地转向其他委员:"克利马同志把一位同行看成对手，而不是同志。当今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心理。"

"我接着往下谈吧,"尖下巴说道,"查图雷茨基夫人同志对我们说她丈夫到您的住处拜访时，碰到了一个女人，据说这个女人指控查图雷茨基先生企图对她进行性骚扰。查图雷茨基夫人同志手中掌握一些材料,证明她丈夫没有能力干这种事。她希望知道这位女士的名字，然后将此事交给人民委员会纪律部门处理,因为她声明这一诬告损坏了她丈夫的名声。"

我再次试图用三言两语讲清楚这件荒唐可笑的事情。"听我说，同志们，"我说道，"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这并不是损坏名声的问题。那篇著作写得太次了，谁也不会推荐的。如果在这位女士和查图雷茨基先生之间发生了什么误会的话，也完全没必要召开什么会议呀。"

"幸好，不是由你来决定我们的会议，同志，"尖下巴回敬道，"你此刻断定查图雷茨基先生的著作很次，我们只能将这视作一种报复。查图雷茨基夫人同志给我们看了一封信，是你在读了她丈夫的文章后写的。"

"不错。只不过在那封信中,对那篇文章的水平我只字未提。"

"确实如此。但你明明白白地写道你会乐意帮助他的。从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你很尊重查图雷茨基的著作。可现在你却断言它全是胡拼乱凑。你为何没有当面对他说呢?"



“克利马同志是个两面派，”金发女人说道。

就在这时，一位烫过头发的老年妇女(她在检查别人的生活时，带着一种自我牺牲、与人为善的表情)掺和了进来。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需要知道，同志，查图雷茨基先生在你住处遇见的这个女人是谁?”

我准确无误地意识到，要想转移这一毫无意义的重点，我是无能为力的。我只能用一种办法来对付它：搞乱线索，把他们从克拉拉身上引开，就像鹧鸪将猎狗从巢旁引走，为了小鹧鸪而献出自己的身躯。

“这是件丢人现眼的事，我已忘了她的名字了，”我说道。

“你怎么会连同居女人的名字都记不得呢?”烫发女人质问道。

“有一阵子，我曾将一切都记录下来，但后来忽然觉得这样做很蠢，就不再记了。一个人很难完全依靠记忆。”

“克利马同志，大概你同女人保持着一种模范关系吧。”金发女人说道。

“我或许能记起来，但我得好好想想。您知道查图雷茨基先生是什么时候来看我的吗?”

“是……等一下，”尖下巴看了看材料，“14号，也就是星期三下午。”

“星期三……14号……等等……”我托着脑袋，装出一副思索的模样，“哦，我想起来了。那是海伦娜。”我看到他们个个竖起耳朵，满怀希望地听我说着。

“名叫海伦娜，那她姓什么?”

“姓什么？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没想过问她的姓。事实



上，坦率地说，我都不能肯定她名叫海伦娜。我只是这么叫她的，因为她丈夫看上去很像红发梅纳雷阿斯①不管怎么说，她还挺喜欢我这么称呼她的。星期二晚上，我在一家酒店碰见了她，跟她搭上了腔。当时，她的梅纳雷阿斯到酒吧喝白兰地去了。第二天，她来到我的住处，呆了整整一下午。晚上，我要到学校去开个会，只得让她一个人在屋里呆了两三个小时。等到我回来时，她感到特别恶心，因为某位小个子男子调戏了她。她认为是我唆使他干的。她一气之下，再也不想理我了。所以，你们瞧，我连她的真名实姓都没能搞清楚。”

“克利马同志，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金发女士接着说道，“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像你这样的人居然能教育青年一代。除了玩弄女性之外，难道你在生活中就没有其他什么追求了吗?你得明白,我们会把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反映到有关部门的。

“门房可没提到过什么海伦娜，”烫发老年妇女插话道，“他倒是说了有位服装厂的女孩，没有登记，和你同居了一个月。同志，别忘了，你租着别人的房子。你怎么会想到和别人这样就同居了呢?你以为你住的房子是座妓院吗?”

我眼前突然掠过几天前塞给门房的那十克朗。我顿时意识到自己已被完全包围了。地方委员会的那个女人继续说道:“要是你不愿告诉我们她的名字的话，警察会查出来的。”

---

① 希腊神话中斯巴达之王，阿伽门农之弟，海伦之夫。



十一

我脚下的地面正在下陷。在大学里，我开始感觉到教授对我说的那种恶毒气氛。我暂时还没有被召去谈话，但处处都能觉出一些苗头。玛丽也不时地向我透露点风声，因为那帮教师在她办公室喝咖啡时，嘴巴往往没有把门的。两三天后，评选委员会就要开会了，现在正四处搜集材料哩。我猜想委员们已经读到了地方委员会的报告。我很清楚那是份我无法看到的秘密报告。

生活中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一个人不得不委曲求全，不得不暂时让步，不得不放弃次要阵地以便保卫主要阵地。但要是他不想认输，不想重新白手起家的话，他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守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阵地。

在我看来，这个惟一最重要的阵地就是我的爱情。是的，在那些动乱不安的日子里，我猛然意识到我是多么爱那位纤弱而又不幸的女缝衣工。她既遭受过生活的折磨，也得到过生活的宠爱。我不由得对她产生了无限依恋之情。

那天，我同克拉拉在博物馆见了面，不，不是在家中。你认为我的家还成其为家吗?难道家是一间玻璃墙房间?一间望远镜监视下的房间?一间你得比藏走私品还要仔细地将自己的恋人藏起来的房间?



家已不再是家了。呆在那里，我们觉得自己就像会遇到突然破门而人的抢劫犯似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打劫。每当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我们就感到心惊肉跳，就害怕有人会来“砰砰”地敲门。克拉拉要从捷拉科维茨村赶来上班。我们一点也不想在那间我们蓦然感到生疏的房间里约会了，哪怕只呆一小会儿都不行。所以，我就让一位艺术家朋友晚上将工作室供给我用。那天，我第一次拿到了钥匙。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维诺赫拉迪区一间屋顶很高、空间很大的房子里。屋里有一张小睡椅，还有一扇巨大的斜窗。凭窗远眺，布拉格的万家灯火尽收眼底。置身于众多靠在墙上的油画之中，置身于艺术家那种不拘小节、零乱邋遢的气氛之中，我的心中又重新出现了使人愉悦的自由感。我懒洋洋地躺在睡椅上，将开塞钻插进瓶塞，打开了一瓶葡萄酒。我兴致勃勃、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满心希望能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然而，那种我不再感到的压力全部落在了克拉拉身上。

我已经提到过有一阵子克拉拉是怎样毫无顾忌、自然大方地住在我阁楼上的。但现在，我们在别人的工作室里刚呆上一会儿，她就坐立不安了，而且还不仅仅是不安。

“真丢人，”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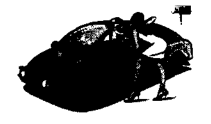
“什么丢人?”我问她。

“我们不得不借房子这件事。”

“借房子为什么丢人呢?”

“因为这里面含有丢人的成分。”

“可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呀。”



“我知道，”她说，“但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妓女。”

“我的天呀，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你为何要觉得自己像个妓女呢?妓女大都是在自己房里接客的，而不是在借来的房里——”

众所周知，女性心灵中充满了不合理性的情感。而要用理智攻破这面牢固的非理性的情感之墙，是徒劳无益的。我们的谈话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种不祥的征兆。

我将系主任的谈话，将地方委员会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克拉拉。我千方百计地让她相信只要我们俩真诚相爱、同舟共济，我们最后一定会赢的。

克拉拉沉默了片刻，然后指出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

“你至少得帮我摆脱那些女缝衣工吧?”

我告诉她至少暂时忍耐一下。

“你瞧，”克拉拉说道，“你自己答应的，可到末了，还是一事无成。即使有人愿意帮忙的话，我也无法跳出来了，因为我的名声会由于你而被毁掉的。”

我向克拉拉发誓，我同查图雷茨基先生的纠纷决不会伤害她的。

“我也弄不明白，”克拉拉说，“你为何就不愿写那篇评论呢。如果你写的话，马上就会太平无事的。”

“为时已晚了，克拉拉。”我说，“如果我写的话，他们会说我是出于报复心理才对他的文章进行大肆攻击的。这样，他们就更会恼羞成怒了。”

“那你为什么非得攻击呢?你就美言几句吧!”



“这我可做不到，克拉拉，这篇文章愚蠢透了。”

“那又怎么样呢?你为何突然变得诚实起来了呢?你对小个子说《视觉艺术杂志》的编辑们不太把你当回事，这难道不是扯谎吗?你还说他企图勾引我，这难道不是扯谎吗?你凭空捏造出什么海伦娜,这难道不是扯谎吗?既然已经扯了这么多的谎，那么，再扯一次谎，在评论中吹捧他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要想息事宁人，只有这条路可走了。”

“听我说，克拉拉，”我对她说，“你认为谎言就是谎言，看起来似乎你是对的。其实你并不对。我可以胡编乱造，可以愚弄别人,可以恶作剧寻开心——但我不觉得自己是个骗子,我的良心也不坏。这些谎言,倘若你愿意这么称呼的话,表现了我的真实面目。我没用这些谎言来冒充过什么，实际上却用它们在讲真话。然而在有些事情上,我是不能撒谎的,就是那些我深入研究过的事，我了解了其意义的事，我热爱并认真对待的事。要我干违心的事是不可能的，别让我干这种事，我不会干的。”

我们没能相互理解。

但我真心实意地爱着克拉拉。为了她,我决心去做一切,这样她就没有什么可以责怪我的了。第二天，我给查图雷茨基夫人写了封信，提出后天下午两点钟在办公室里同她见面。



十二

查图雷茨基夫人办事的确有条有理，令人敬畏。她分秒不差地在约定时间敲响了我的房门。我打开门，请她进来。

我终于见到这个女人了。她个子极高，长着一张农民式的瘦脸和一双浅蓝色的眼睛。“脱下您的衣服吧，”我对她说道。她笨手笨脚地脱下黑色长外套，这件外套腰部紧收，样式奇怪——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使人联想起了古式大衣。

我不想立即进攻，我想让对手首先亮牌。查图雷茨基夫人坐下后，我说了一两句，引起了她的话头。

“克利马先生，”她以一种严肃的口吻说，但没有任何挑衅的意思，”您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找您。我丈夫一直将您当作一位专家和有个性的人，对您非常敬重，一切都取决于您的评论，而您却不想帮他一把。我丈夫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写出了这篇研究文章。他的生活比您的要艰难得多。他原先是名教师，每天要赶二十里路到布拉格郊区去上班。去年我强迫他辞去了工作，专心从事研究。”

“查图雷茨基先生没有工作吗?”我不禁问。

“没有……”

“那么他靠什么生活呢?”

“暂时，我得拼命地工作。克利马先生，我丈夫对研究有



着强烈的爱好。要是您知道他怎么研究一切的，要是您知道他重写了多少页，那就好了。他常常说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必须写出三百页以便保留三十页。最要命的就是这个女人了。克利马先生，相信我吧，我了解他的为人，我确信他没干此事，可这个女人为什么要控告他呢?我了解女人，也许她特别喜欢您，而您又不太在乎她。也许她想让您吃醋。但您可以相信我，克利马先生，我丈夫绝对没有这种胆量的!”

我听查图雷茨基夫人说着。忽然间，某种奇怪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我不再觉得这就是那个害得我将不得不离开大学的女人，那个导致我和克拉拉关系紧张的女人，那个弄得我在愤怒和不快中浪费了这么多天的女人。她同这场事件(我们都在其中扮演了悲剧角色)之间的联系顿时显得模糊、随意、偶然了，而且不是我们的过错。同时我还意识到我自以为我们制造事件，并控制它们的进程，实际上这仅仅是种幻觉。它们完全不是我们的故事，只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东西，根本就不能代表我们；我们也不该因为它们所走的古怪路线而受到责难。它们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因为它们受到一些其他力量的支配：不，我并不是说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为的力量，那些结为一体却依然互相排斥的人的力量。

当我望着查图雷茨基夫人的眼睛时，我仿佛觉得这双眼睛看不到我行动的后果，它们根本就没在注视，它们仅仅飘浮在她的脸上，仅仅粘贴在她的脸上。

“也许您说得对，查图雷茨基夫人，”我用一种温和的语调说道，“也许我的女友没说实话，但当一个男人醋意大发时情况如何，您是知道的……我听信了她，昏了头脑。谁都



会碰到这种事的。”

“哦，当然，”查图雷茨基夫人说道。显然她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只要您自己明白，就好。我们就怕您信她的话。这个女人差点就要毁了我丈夫的一生。我并不是指道德力量对他的影响。而是说我的丈夫对您的观点极为依赖。那些编辑们向他保证，一切就看您了。我丈夫深信倘若他的文章发表出来，人们就会最终承认他为科学工作者。我问您，既然一切都已水落石出，您可以为他写评论了吗?您能否动作快一点?”

报仇雪恨的时刻终于到了。不过，此时此刻，我的心中却没有任何怨恨。只是由于无路可走，我才开口说道：“查图雷茨基夫人，关于评论，我有些难处。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不喜欢当面对人说些不愉快的事。这是我的弱点。我一直在躲避查图雷茨基先生,原以为他应该能估计到我躲避他的原由。他的论文写得不行，没有科学价值。您相信我的话吗?”

“我觉得难以置信，我无法相信您，”查图雷茨基夫人回答。

“最主要的问题是，这篇文章缺乏创见。请您明白，一位学者必须随时有所创新。一位学者可不能抄袭我们已知或别人已写的东西。”

“我丈夫绝对没有抄袭。”

“查图雷茨基夫人，您肯定已读过这篇文章……”我刚想接着往下说，查图雷茨基夫人一下子打断了我：“不，我没读过。”我大吃一惊：”那您就读一读吧。”

“我看不见。”查图雷茨基夫人说，“我只能看见光和影。我的视力很差。我已有五年时间连一行字都没读过了。可是，



我并不需要通过阅读来了解我丈夫诚实与否。这一点可以从其他方面看出。我了解我丈夫，就像母亲了解自己的孩子。我对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我知道他做的一切都是诚实的。”

我只好亮出王牌，为查图雷茨基夫人朗读起马太切克、佩切卡和米谢克的著作段落。这些思想和论述查图雷茨基先生照搬到自己的文章中来了。当然喽，这不是什么故意剽窃的问题，而是对权威的无意识的顺从，因为他们在查图雷茨基先生心中激起了真诚而又过分的敬佩之情。可谁看了这些比较过的句子，都会明白没有哪家严肃的学术刊物会发表查图雷茨基的著作的。

我搞不清楚我的这番说明查图雷茨基夫人究竟能听进多少，明白几分。她恭恭敬敬地坐在扶手椅上，恭敬顺从得就像一名知道不得擅离岗位的战士。我们花了半个小时才讲完。查图雷茨基夫人从扶手椅上站起来，用那双透明眼睛死死盯着我，然后干巴巴地说了声“对不起”。可我看得出她并没有对自己的丈夫失去信心，她谁也不怪，只怪自己不知如何反驳我的论点，那些论点对她来说太晦涩难解了。她穿上那件军用雨衣。这时，我深深地意识到这个女人无论在体魄还是在精神上都不愧为一名战士，一名悲哀而又忠诚的战士，一名经过长途行军疲惫不堪的战士，一名并不理解军令的意义但又坚决予以执行的战士，一名溃退但又不失尊严的战士。

她走后，我的办公室里依然留有一丝她的疲惫、忠诚和悲哀。我顿时忘却了自我，忘却了自己的忧伤。那一瞬间袭上心头的忧伤是一种更加纯洁的忧伤，因为它并不来自我心里，而是来自外界，来自远方。



十三

“这下，你什么也不用怕了，”我对克拉拉说道。事后我们在那家达尔马提亚酒馆见面时，我把我同查图雷茨基夫人的谈话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话说回来，我以前也没有怕过什么呀。”克拉拉十分自信地说道，不禁使我感到惊讶。

“怎么，你没怕过?要不是为了你，我也根本不会去见查图雷茨基夫人的！”

“你同她见见面也好，因为你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太残酷了。卡娄塞克博士讲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你什么时候见过卡娄塞克了?”

“我见过他了，”克拉拉说。

“你把一切都讲给他听了吗？”

“怎么，这难道还是什么秘密不成?现在我才了解到你的真实面目了。”

“哼哼。”

“我可以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吗?”

“请吧。”

“一个老牌的犬儒学派。”



“你是从卡娄塞克那里听来的。”

“为什么要从卡娄塞克那里?你以为我自己就看不出来吗?你确实认为我是没有能力对你做出任何评价的。你总喜欢牵着 人的鼻子走。你答应过查图雷茨基先生，要为他写篇评论。”

“我没有答应过。”

“这是一件事。另外，你答应要给我找工作的。你利用我来搪塞查图雷茨基先生，又利用查图雷茨基先生来搪塞我。但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我会找到工作的。”

“通过卡娄塞克?”我试图挖苦她一番。

“反正不是通过你，你下的赌注太多了，连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

“那你知道吗?”

“当然。你的聘用合同不会延长了。如果他们让你到美术馆去当一名职员，你一定会很乐意的吧。你必须明白所有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如果允许的话，我想给你一个忠告：下一回诚实一点，不要撒谎，因为任何女人都不会尊重撒谎的男人的。”

她站起身来，向我(显然是最后一次)伸出手，然后转身离去了。

只是过了好一会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尽管令人寒心的寂静包围着我)我的故事不属悲剧，倒更像喜剧。

不管怎么说，这多多少少给了我一些安慰。

